漢魏六朝文學

陳鐘凡著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漢魏六朝文學

陳鐘凡著

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初版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THE LITERATURE IN HAN WEI AND SIX DYNASTIES

By

CHEN CHUNG FAN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29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29年版影印

漢魏六朝文學目錄

第六章　北朝文學(西元三一九八年至五八一年)……一一五

漢魏六朝文學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漢魏六朝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宋人蘇軾作潮州修韓文公廟記說：『自東漢已來，道喪文弊，……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依他的意見自東漢以後，魏、晉、宋、齊、梁、陳、隋，皆是中國文學史上的衰頹時期了！清人阮元力反其說，其揅經室三集文言說，書文選敍後等篇，推尊八代，至謂韓、蘇諸家奇偶相生之體，乃經也，史也，子也，不能目之為文。甚至有人說：『八代之文衰於韓愈。』他們兩造這種極端相反地見解，究竟誰是誰非呢？我們研究古代文學的人本應用冷酷的態

度，作客觀的研究，不必憑主觀的私見，起無謂的爭論。而且我們要知到八代文學，究竟是盛是衰，也必須將八代以前，和八代以後文學界情形，略爲比較一下，方得到較正確的判斷。所以本書開首，先從中國文學發達史上，觀察八代文學的地位。

中國文學之演進，就文體方面說，約有十一種嬗變；就時代說，約分十有三期。今將兩者對照，以下圖明之：

古代			中古			近代			現代
1 風謠（神話）	2 四言詩	3 楚詞	4 辭賦，樂府	5 五言詩（駢文）	6 律詩	7 詞	8 曲（八股）	9 小說	10 新文藝
倘古 •	殷至東周中	晚周	西漢東漢	魏晉六代	隋唐	晚唐至南宋	南宋至明末	明末至清	民國以來
賦			詩				律夾散	散文	
文				律					

中國文藝演進圖

試觀下圖，上古是風謠

時期，其作品之傳於後世者甚少。到殷周兩代，才有四言詩發生，今世所存三百篇詩經中之商頌和風、雅、頌是這是北派（黃河流域）文學。晚周長江流域又有一種新興文體，號爲楚辭，屬於南派。此中國文學第二期和第三期的嬗變。漢代最大的文體一派是從楚辭出來的辭賦；一派是近於三頌的樂府詩。至建安前，才有五言詩發生。其時漢室已微，曹氏當國，故表中列爲魏代。此第四，第五期的變化。晉宋以後，由齊、梁、陳、至於北魏、北周，皆屬古詩時代，表面上一脈相承，內容卻大有變化。一則晉人潘岳、陸機，宋人顏延之、謝靈運出來，易樸素爲雕琢，化單行爲排偶，另成一種面目。再則齊人沈約、王融、謝脁一班人發明四聲，變古詩蹈厲之音，爲和柔之氣，另成一種腔調。這兩種關係，皆是隋唐以後律詩型成的原因，而其種子卻播於六朝。這是中國文學第六期的變化。（採焦循易餘籥錄說。）

至此以後，唐人的律詩，兩宋人的詞，元人的曲，明清兩代的小說，直到現代的新文藝，變化多端，皆屬於八代以後之事，不歸本書中交代，可以存而不論。我們現在要詳敘的，是前圖中第四，第五，二期的文學。這二期的特點，可以簡單說明如下：

（甲）漢　　辭賦時期；樂府時期。

（乙）魏、晉、六朝，　古詩時期；駢文時期。

再將古詩的嬗變，詳細分之，如下：

（子）東漢　古詩胚胎期；

（丑）魏　古詩成立期；

（寅）晉、宋　律詩胚胎期；

（卯）北朝　北派詩歌發生期。

由上表看來，八代文學，是上承周、楚，下啓隋、唐，中間的一個樞紐。比方昆蟲發生，經過幼蟲、蛹、成蟲，三期變化，蛹是中間必經地一個歷程。若比較優劣，強分盛衰，那就未免多事。然則「八代之衰」和「八代之盛」這一派話，有什麼意義？故本書一概不取，純用客觀的態度，推求八代的眞相，庶幾免去武斷的弊病。

第二節　漢以前的文學界

漢人繼秦而有天下，漢人文學，應當沿襲秦人，或由秦人文學嬗變而出。但是我們考漢代政治和學說，皆蒙秦人影響；獨文學方面毫無關係。這是什麼原故？因爲秦人尚法制，根本反對文學，故中國文學史上無秦人的地位，秦代實無文學之可言。試觀他們反對文學的理由，約分幾層：

（一）文學足以亂法　韓非子五蠹篇說：

「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賞。……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

六反篇又曰：

「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

因爲文人多好口辯，騁空談，一切任性而行，不知尊重國家法紀，是法家所最痛惡的。

（二）文人多無用　商君書農戰篇說：

「學者成俗，則民舍農，從事於談說，高言僞議，舍農游食，而以言相高也。」

韓非子五蠹篇亦說：

「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

法家最注重能使國家富強的「耕戰主義」文人多不耕不戰，而以游談坐享其成，爲他們所不容。

（三）文人以私害公　文人不獨消閒坐食，無所事事，而且祇圖個人富貴，不顧國家安危，往往播弄是非，擾亂社會秩敍，破壞政治安寧，冀獲非分的權利。故商鞅農戰篇說：

「煩言飾辭而章無用，玄好其辯，不求其實，說者得意道路曲辯，輩輩成羣，民見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學之。」

韓非五蠹篇亦說：

「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爲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

統觀上述三種理由，他們所謂「文學之士」係包括一切學者，尤偏重於政客談士，不僅專指文人。但文人也當然在內，不能逃避這種指摘。所以秦人統一天下以後，幾乎無文學可言。觀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載泰山刻石之辭曰：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

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愼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簡直是一篇煌煌的法令，沒有絲毫文學的興味。雖是四言三句一韻，凡十二韻，可名之爲四言韻語的文告，絕不能目之爲文學。其之罘、碣石、會稽三種刻石，也和此文同樣，不必鈔錄。始皇本紀還說：「始皇使博士爲僊眞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歌弦之。」這首詩現在不傳了，不知其價值如何？然考其製此詩的動機，是因爲天變（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和流言（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而作的，想僊眞人詩的內容，亦不外勝妖定怪一派鬼話，能了，也沒有什麼文學意味。

由上面說來，秦朝的文學萌芽，幾乎摧殘殆盡，漢人如沿襲下去，豈不要入於絕境？所以當時經術，猶用秦博士伏生之說，禮制猶聘叔孫通起草；至於文學，則不能不祧秦人而取法於周楚了。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上說：「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

也。上林，羽獵，安陵之從田，龍陽之同釣也。客難，解嘲，屈原之漁父卜居，莊周之惠施問難也。韓非儲說，比事徵偶，連珠之所肇也。而或以爲始於傅毅之徒，非其質矣。孟子問齊王之大欲，歷舉輕煖、肥甘、聲音、彩色，七林之所啓也。而或以爲創之枚乘，忘其祖矣。」他這段話，未免傅會太過；然說漢人文學大抵皆原本詩騷。這說是可信的。今因述漢以前文學界的情形，並說到此，其詳容後篇述之。

第二章　兩漢文學（西元前二〇六年至西元一九五年）

第一節　漢代文學的背影

文學是人類性情的表現，社會的反映，故欲知一代特殊的文學，不可不考其背影。漢朝是君權最發達時期，當時學者的思想，社會的風尚，莫不受政治勢力的支配，文學更是他的附屬品了。故述漢代文學的背影，先從政治方面言之：

漢代政治言其武功，則東平朝鮮，西征匈奴，聲威煊赫，確有可觀。言其文治，則推崇儒術，引用儒生，創製樂府，於文學上也發生莫大的影響。漢高祖劉邦雖是個草澤英雄，不懂什麼學問，他見人帶儒冠，就取而溺之；與人講話，常大罵「豎儒」但是他的文學到還不錯。試看他還故鄉沛邑時，置酒沛宮，召集故人父老子弟佐酒，酒酣，他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

士兮守四方？』發揚蹈厲，很合他那種『成則爲王』的身分。武帝劉徹的文學天才，比較更高，他所作的秋風辭、李夫人歌，都很有文學上的價值。他如吳王劉濞、梁孝王劉武、淮南王劉安皆折節下人，招致四方賓客，內中不少文學之士，如嚴忌、枚乘、司馬相如、小山等，各以辭賦著名。文學得到他們這班侯王提倡，應當十分發達，較晚周更加進步了。那知他們這種提倡，不獨沒有好影響，反足以妨礙文學的進步。這是什麼緣故？大概因爲文學宜於獨立，宜任其自由發展，一到了王公大人治下，沾染着貴族的色彩，就成了阿諛的玩品，沒有什麼價值了。這是漢代政治的背影。

次言當世學者的思想。先秦學者各有他們獨立的主張，本不爲政治轉移；經秦始皇一番大誅除，士氣消沈，到了漢代，就不能不託庇於政治勢力之下，隨着貴族的脚跟轉移了。試看高帝、惠帝、文帝、景帝、武帝、五朝，爲儒家、道家兩派互相競爭的時候。儒家雖以武帝的力量，黜百家而定一尊；然自秦人爲政，專以嚴酷的法令，束縛人民，天下莫不厭其煩苛；加之，漢、楚兵爭以後，人心厭亂，大家更希望得片時休息，故道家『無爲』的思想，很投合漢初羣衆的心理。曹參初爲齊相，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有什麼法子安集百姓，諸儒言人人殊，參不知何從。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說：

「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用其言，相齊九年，齊國大治，稱爲賢相。後來蕭何死，惠帝召參爲相，參一切皆尊何舊法，日夜飲酒，無所事事。爲相三年死，民間歌曰：『蕭何爲法，覯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這皆是因勢利導的效果。文、景二帝，又皆深於黃、老刑名之學，致天下於太平。當時又因爲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所以景帝及一班竇氏皆讀老子書，尊其術，儒家不能與之爭。及至武帝推崇儒家，趙綰、王臧皆以儒者見用。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因爲竇太后出而阻撓，綰、臧諸人皆被排黜。所以由漢興至武帝初年，凡七十餘年，天下學說思想，道家的勢力最大。後來竇太后崩，田蚡爲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廣招文學儒者，天下學者靡然向風。從此以後，儒學成爲中國的國教了！而太史公司馬談學道論於黃子，其述六家要指，還是歸本道家。足見道家的潛勢力依然存在，不以帝王之罷黜而至於消滅。所以漢人的文學戴着儒家禮教帽子的居多，而道家的思想，猶時時流露於字裏行間，隨處可以看到。這是漢代思想的背影。

再次說社會風俗的背影。自秦始皇用法律勸導貞節，漢朝更加以種種獎勵。漢書宣帝紀及後漢書安帝紀，皆有詔賜貞婦順女穀帛，旌表門閭的大典。女子至此，應循規蹈矩，無絲毫失德可言了。

那知成帝後宮荒亂，所以劉向才作列女傳爲鑒誡。武帝營妓，又爲中國宮妓之始。就是社會上男女交際，也是公開的。如鐃歌中上邪云：『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又有所思云：『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繞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已後，勿復相思！……』男女自由表示愛慕，絲毫不受法律拘束，視儒家道德，亦若無物。何以他們苦心孤詣，提倡禮教，竟無多效果呢？這是因爲他們那班大人先生們日日口中高談貞節，而公侯之宮，美女數百；卿士之家，侍妾數十。（仲長統說。）加以畫眉傅粉，佩玉纖金，妝飾日盛，奢侈無度。自家言不顧行，而希望天下人違反常性，那是不可能的事。這是漢代社會的背影。

根據上述三項背影，所以漢代文學作品，多數是貴族的，很少是平民的；其思想多屬儒家的，中間也有道家的；其觀念偏於道德的，間或夾雜浪漫的。這是當時政治學術和社會上三大特點，我們應先分析觀察清楚，而後方能談漢人的文學。

第二節　漢代辭賦

漢人文體，以辭賦爲最著；論漢代文學，當首述他了。考辭賦的來源，班固兩都賦敍說：「賦者古詩之流。」詩大序說：『詩有六義，二曰賦。』賦本古詩中之一體，後來方以附庸蔚成大國，其間嬗變的痕跡，當於論楚辭中考之。今言漢賦，無須及此。至漢賦的派別及其淵源，班固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分之爲四類，錄之如次：

一、屈原以下二十家賦；

二、陸賈以下二十一家賦；

三、孫卿以下二十五家賦；

四、雜賦十二家。

這四派賦的分別，章太炎先生國故論衡明詩篇釋之曰：『屈原言情，孫卿效物，陸賈賦不可見，其屬有朱建、嚴助、朱買臣諸家，蓋縱橫之變也。……雜賦有隱書者，傳曰：「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與縱橫稍出入，淳于髡諫長夜飲一篇，純爲賦體。優孟諸家顧少耳。東方朔與郭舍人爲隱，依以譎諫，世傳靈棋經誠僞書，然其後漸流爲占繇矣。管輅、郭璞爲人占皆有韻，斯亦賦之流也。』依他的解釋，屈原

一派爲抒情之賦；孫卿一派爲體物之賦；陸賈一派爲縱橫之賦；雜賦爲諧讔之賦。古賦共分此四類。他又考漢人辭賦，泰半出於屈原。曰：『漢世自賈生惜誓，上接楚辭，鵩鳥亦方物卜居，而相如大人賦自遠游流變。枚乘又以大招、招魂散爲七發。其後漢武帝悼李夫人，班婕妤自悼，外及淮南、東方朔、劉向之倫，未有出屈、宋、唐、景外者也。』少數出於孫卿。曰：『孫卿五賦，寫物效情，蠶、箴諸篇，與屈原橘頌異狀。其後鸚鵡、焦鷯，時有方物。』縱橫家如魯仲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易人心志，亦文辯之雋。武帝以後，宗室削弱，縱橫之辭，乃無所用，故此派賦不可多見。然符命中之封禪文、典引，設論中之答客難、解嘲、答賓戲仍爲其變相。雜賦除滑稽傳所載諸家譎諫之辭，其他亦不多見。依章先生的見解，是漢賦出於屈原者最多，出於孫卿者較少，陸賈雜賦兩派爲尤少。可以換言之曰：漢賦屬於抒情者多，體物者少，縱橫諧讔兩派尤少了。然我看漢賦的體製，誠多出於屈、宋，而其內容，則與屈宋之抒情者不同，與孫卿之刻畫一物者亦復不同，大抵圖寫山川，肆陳物色，鋪排靡麗，雕繪滿眼，最後乃歸結到本旨。使人驟讀之，不知其眞意之所在。而且如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兩京賦，其文大抵散行而用韻，或不用韻，形式亦復不同。班固說：『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

賦以風諭，咸有惻隱古詩之意。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揚子法言吾子篇亦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這幾句區別漢人辭賦與楚人騷賦風格各異，最爲明確。故漢賦出於楚辭而更加麗靡，變楚辭之律文爲散文。玆將漢賦形式沿襲楚辭之點，列舉如次，以明其嬗變的痕跡。

（一）楚辭離騷　此篇章法如下：

（甲）敍章　自『帝高陽之苗裔兮，』至『來吾導夫先路，』爲離騷敍文。

（乙）本文　又分數節，

（子）自『昔三后之純粹兮，』至『願依彭咸之遺則。』此節被讒明志。

（丑）自『長太息以掩涕兮，』至『固前聖之所厚。』此節言己志不變。

（寅）自『悔相道之不察兮，』至『豈余心之可懲。』此節爲退隱之詞。

（卯）自『女嬃之嬋媛兮，』至『霑予襟之浪浪。』此節與女嬃言志。

（辰）自『跪敷衽以陳辭兮，』至『好蔽美而嫉妒。』此節言欲叩帝閽而不得。

(巳)自『朝吾濟於白水兮，』至『予焉能忍與此終古。』此節言求女無媒。

(午)自『索瓊茅以筳篿兮，』至『使百草爲之不芳。』此節命靈氛占卜。

(未)自『何瓊佩之偃蹇兮，』至『周流觀乎上下。』此節言去國。

(申)自『靈氛既告余以吉占，』至『蜷局顧而不行。』此節去國後睠顧之詞。

(丙)結章　『亂曰』以下。

(二)楚辭招魂　此篇章法大致仿離騷，特中幅變化，乃似不同。

(甲)敍章　『朕幼清以廉潔兮，』至『不能復用巫陽焉。』

(乙)本文　『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恆幹，何爲四方些？』　以下分節鋪敍：

(子)『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至『歸來兮，不可以託些！』

(丑)『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託些！』至『歸來兮，不可以久淫些！』

(寅)『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至『歸來兮，恐自遺賊些！』

(卯)『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至『歸來兮，不可以久些！』

（辰）「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

（巳）「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

（午）「魂兮歸來，入修門些！」

（未）「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申）「魂兮歸來，何遠爲些！」

（丙）結章　「亂曰」以下。

此篇以敍起，以亂曰終，大致仿離騷；而篇中連疊「魂兮歸來」句，以相呼應。首言「何爲乎四方」下連言東方南方西方北方不可止；又言無上天下地；最後勸其入修門，返故居。前後一起一結，中間數排，章法縝密，與騷辨的散漫者不同，實爲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之所本。

（三）司馬相如子虛賦。　此篇章法如下：

（甲）敍章　楚使子虛答烏有先生問。

（乙）本文　子虛述雲夢事。

（子）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嵂崒……

（丑）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附……

（寅）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昆吾……

（卯）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芎藭，菖蒲，……

（辰）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

（巳）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

（午）其北則：有陰林，……

（丙）結章　烏有先生應子虛說。

此文前敍後結，中間逐段鋪排，全仿大招，特將韻文化爲散文耳。推之：班固兩都賦，張衡兩京賦，莫不同此。茲舉一則，以例其餘。

（四）班固西都賦。

（甲）敍章　西都賓問東都主人。

（乙）本文　賓述西都形勝：

（子）其陽則崇山隱天，幽世穹谷……

（丑）其陰則冠以九峻，陪以甘泉，……

（寅）東郊則有通溝大漕，……

（卯）西郊則有上囿禁苑，……

（辰）其中乃有九眞之麟，……

（巳）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

中間分段鋪敍，章法仍從楚辭蛻變而來。若就每段演爲一篇，則成枚乘之七發，傅毅之七激，張衡之七辨，崔駰之七依，馬融之七廣。其散行，如東方朔之答客難，揚雄之解嘲，崔駰之達旨，班固之答賓戲，張衡之應間，可謂出於楚辭中之卜居，漁父，及宋玉對楚王問，亦可謂由賦中之問答體變化而出。試將漢賦之互相摹擬，及其淵源，列表對照如後：

第一類　楚辭：離騷，大招，招魂。

漢賦：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班固兩都賦，張衡兩京賦。

第二類　楚辭：九歌，九章，九辯，

漢賦：王褒九懷，劉向九歎，王逸九思，

第三類　楚辭：卜居，漁父，宋玉對楚王問，

漢賦：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崔駰達旨，班固答賓戲，張衡應間，

上述第一類都係長篇，第二類爲分章體，第三類爲問答體：惟枚乘九發，傅毅七激等……既係分章，又爲問答，卻不能把他歸到第二第三類，實由第一類蛻變而來。學者於此，可以明漢賦與楚辭中間嬗變的痕跡了。

茲將兩漢賦家，依時代錄之如次，以見盛衰。

（一）西漢文帝、景帝時。（西元前一七九年至一四一年）

賈誼，雒陽人。作屈原文，及鵩鳥賦。（西元前二〇〇年至一六八年）

枚乘，字叔，淮陰人。作七發。漢書藝文志載枚乘賦九篇，今殘。

莊忌（避明帝諱，改稱嚴忌，）會稽吳人。作哀時命。漢書藝文志有莊夫子賦廿四篇，今殘。

（二）武帝時。（西元前一四〇年至八七年）

武帝劉徹，自造賦二篇，今存悼李夫人賦。

淮南王劉安爲離騷傳，漢書藝文志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今藝文類聚存屏風賦一篇，餘亡。

淮南羣臣，漢書藝文志有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今楚辭中僅存小山招隱士一篇。餘亡。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漢書藝文志載相如賦二十九篇，今文選中僅存子虛，上林，哀二世，大人，長門五篇，餘亡。（西元前一七九年至一一七年）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作七諫，答客難，非有先生論等文。

枚皋，乘子，漢書藝文志有枚皋賦百二十篇，今亡。

莊助，莊怱奇皆莊忌族子。漢書藝文志有嚴助賦三十五篇，莊怱奇賦十一篇，今皆亡。

司馬遷，字子長，漢書藝文志有司馬遷賦八篇，今藝文類聚載其悲士不遇賦一篇。

（三）宣帝後。（西元前七三年至西元二〇年）

劉向，字子政，漢書藝文志有劉向賦三十三篇，今楚辭中存九歎九篇，古文苑中存請雨華山賦一篇，餘亡。（西元前八〇年至西元九年）

王褒，字子淵，蜀人，漢書藝文志載王褒賦十六篇，今楚辭中存九懷九篇，文選中存洞簫賦一篇，聖主得賢臣頌一篇，餘殘。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漢書藝文志載揚雄賦十二篇，今文選中存甘泉、河東、羽獵、長楊四賦；漢書本傳存反離騷一篇；古文苑有蜀都、太玄、逐貧三賦。文選又有解嘲，趙充國頌，及劇秦美新論。（西元前五三年至西元一八年）

（四）東漢。（西元二五年至一八九年）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作北征賦。（西元三年至五四年）

班固，字孟堅，彪子，作兩都賦，及答賓戲，典引。（西元三二年至九二年）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作顯志賦。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作函谷關賦，東觀賦。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作三都、週天大象、思玄、髑髏，及冢等賦等。又作七諫應間。（西元七八年至一三九年）

崔駰，字亭伯，作七依、達旨，酒警等文。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作七激。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注離騷，作廣成，長笛二賦。（西元七九年至一六六年）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作楚辭章句及九思、機賦等。子延壽，字考文，作靈光殿賦。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作述行賦。（西元一三三年至一九二年）

統看前表，知西漢文、景二帝時，爲漢賦萌芽時期，其體制仍規仿楚辭，無多變化。武帝時，爲漢賦大成時期，壁壘一新，非楚辭所能包容。宣帝後爲沿襲時期；東漢以後爲衰微時期。

第三節　漢代詩歌

漢人詩歌，依體製分別，約有三種：第一種，是西漢初雜言詩；第二種，是兩漢樂府詩；第三種，是東

漢末五言詩雜言詩多沿用楚人舊調，可稱爲楚辭派的詩。樂府詩或模仿詩經中的三頌，或採用四方夷樂，或採自民間，可稱爲樂府派的詩。五言詩多流行於民間，可稱爲平民派的詩。試分述之：

（一）雜言詩　漢初詩歌，仍沿用楚聲，但多爲五言加兮字的短歌，與北派四言詩，及南派楚辭似皆不同。因爲春秋、戰國時代的文學，至秦代其勢已衰，至漢尚未有新派文藝代之而起，故有此界於楚辭、漢詩兩者之間的「楚調歌詩」出來。這完全由於楚遺民及幾個大力者提倡，所以纔有這種現象。史記項羽本紀載范增說：『秦滅六國，楚最無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因爲天下怨秦，楚人最爲憤激，所以陳勝、吳廣、項羽等起兵，皆以『張楚』爲名。這就是楚辭派詩歌復興的絕大原因。試看九章之悲回風云：『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惜往日云：『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昭。』言及屈原沈水，及其死後，明屬後人追悼之辭。又抽思曰：『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明從離騷中『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有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等句摹模而來。惜誦曰：『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予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

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予知兮，進號呼又莫予聞。』由離騷中『忳鬱邑予侘傺兮，』『荃不察予之中情，』及『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修吾初服。』諸句蛻變而來，皆屬後人仿騷之作。又漁父、卜居兩篇，開首皆言：『屈原既放，』其爲後人追述，亦不待言。故王逸謂：『楚人思念屈原，因敍其詞以相傳焉。』亦認其文出於後人。又宋玉之高唐賦，神女賦、諷賦、釣賦、及登徒子好色賦，皆稱楚襄王，分明不是當時人稱本國君主的口吻。而且敍宋玉與襄王問答，亦明出於後人追述。總而言之：這些託名屈、宋的作品，概無主名可考，恐多出於楚遺民之手，故項羽被圍垓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那班兵士個個皆好楚聲，足見其流行最爲普遍。難怪劉邦、項羽一班武人，各有『楚歌』留傳於世，一時卿相皆模楚調製歌了。茲將當時楚調詩歌，錄之如次：

漢高祖劉邦大風歌。

趙幽王劉友歌。

武帝劉徹瓠子歌，秋風辭，西極天馬歌，落葉哀蟬曲。

司馬相如琴歌。

淮南王劉安八公操。

燕刺王劉旦歌。

廣陵厲王劉胥歌。

霍去病琴歌。

烏孫公主歌。

昭帝劉弗陵黃鵠歌，淋池歌。

李陵別歌。

楊惲拊缶歌。

趙飛燕歸風送遠操。

華容夫人歌。

靈帝劉宏招商歌。

少帝劉辯悲歌。

唐姬歌。

徐淑答秦嘉詩。

表中這班作者，大半是些貴族。他們的作品，多屬短篇抒情小詩，猶之詩中的絕句，詞中的小令。較之司馬相如揚雄等的長篇賦，詞藻雖不如其豐富，而趣味反覺得雋永。然而同屬楚辭的餘波，所以壽命究不能長，不久即有新興派的文藝代之而起了。

（二）樂府詩　漢代樂府，起於孝惠二年，令夏侯寬為樂府令，這是樂府設官之始。但當時雖有此官，而於文學上並無創作，不過習常肄舊，歌高祖三侯之章，改唐山夫人所作房中樂為安世樂而已。三侯之章就是大風歌，已錄見第一章，其為楚調，固不待言。漢書禮樂志說：「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今考其辭，有四言者，如第一，第二首曰：

「大孝備矣，休德昭明！高張四縣，樂充宮庭，芬樹羽林，雲景杳冥，金支秀華，庶旄翠旌。」

「七始華始，肅唱和聲，神來晏娭，庶幾是聽，粥粥音送，細齊人情。忽乘青玄，熙事備成，清思眑眑，經緯冥冥。」

有三言者，如第七，第八首曰：

「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緒。飛龍秋，游上天，高賢愉，樂民人。」

「豐草葽，女蘿施，善何如？誰能回？大莫大，成教德。長莫長，被無極。」

有七言及三言者，如第六首曰：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太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

其內容首言「大孝備矣，」以下屢言「大矣孝熙，」「皇帝孝德，」「孝道隨世，」「嗚乎孝哉，」反反復復，多言孝德，和「壽考不忘」「受福無疆」等頌禱之詞，近於頌詩。其形式與楚調似乎不同，但漢書說他也用楚聲唱之。可見漢代初期的樂府，仍未脫楚辭範圍。

惠帝時僅有「樂府令，」至「樂府」則立於武帝之時。漢書禮樂志說：「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顏師古注：「始置之也。樂府之名，蓋起於此。」郭茂倩樂府詩集亦言：「武帝乃立樂府。」由「樂令」推廣而成衙署，樂府至此大興。乃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這是當時特創的新樂府，和楚辭大大不同了。考其內容，約分四大類：

（甲）郊廟歌　郊廟歌辭用於祭祀，是當時的神曲。今所存者，有司馬相如等所造的郊祀歌十九章，其名目如下：

一、練時日；

二、帝臨；

三、靑陽；漢書禮樂志曰：『鄒子樂』

四、朱明；漢書禮學志曰：『鄒子樂。』

五、西顥；漢書禮樂志曰：『鄒子樂。』

六、玄冥，漢書禮樂志曰：『鄒子樂。』

七、惟泰元；

八、天地；

九、日出入；

十、天馬；　一曰天馬歌。

十一、天門；

十二、景星；一曰寶鼎歌。

十三、齊房；一曰芝房歌。

十四、皇后；

十五、華爗爗；

十六、五神；

十七、朝隴首；一曰白麟歌。

十八、象載瑜；一曰赤雁歌。

十九、赤蛟。

其中天馬歌凡二首，實爲二十首。漢書武帝紀載：「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元鼎四年，夏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作寶鼎之歌。元封二年，夏，六月，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之歌。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

獲白麟，作白麟之歌。』禮樂志又曰：『大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雁，作赤雁歌。』這類詩皆是因獲符瑞而作的，似近於頌詩，而其詞句，則有三言者，如天馬歌曰：

『太一況，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志俶儻，精權奇，策浮雲，晻上馳，體容與，泄萬里。今安匹？龍為友。』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天馬徠，歷無草，經千里，循東道。天馬徠，執徐時，將搖舉，誰與期？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天馬徠，龍之媒，游閶闔，觀玉臺。』

有四言者，如芝房歌曰：

『齊房產草，九莖連葉，宮童效異，披圖案牒。玄氣之精，回復此復，蔓蔓日茂，芝成靈華。』

又后皇歌曰：

『后皇嘉壇，立玄黃服，物發冀州，兆蒙祉福。沇沇四塞，徦狄合處，經營萬億，咸遂厥宇。』

有長短句雜用者，如日出入曰：

『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徧

觀是邪謂何！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訾黃其何不徠下？』與安世房中歌形式相近。但房中歌爲楚聲，而漢書禮樂志說：『是時河間獻王……獻所集雅樂，……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於鐘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說他『非雅聲』則可，安見得他爲鄭聲呢？可見這是一種新製的歌曲，與向來的舊調不同，當時人不免覺得逆耳，遂斥爲鄭聲而非雅聲耳。至史記佞倖列傳則說：『延年善歌，爲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稱爲『新聲』，較爲確當。這可算得是漢代文學脫離楚聲而獨立的一個新紀元啊。

（乙）鼓吹曲和橫吹曲　楊愼詞品樂曲名解曰：『鼓吹者，諸樂之總名。其所施用亦別：用之朝會宴饗者，曰黃門鼓吹；用之道路從行者，曰騎吹；其師行而奏之馬上，曰橫吹；其旋師而奏之社廟者，曰短簫鐃歌。』是鼓吹爲諸樂之總名，橫吹爲鼓吹樂中之一種。故郭茂倩樂府詩集曰：『橫吹曲其始亦謂之鼓吹，馬上奏之，蓋軍中之樂也。北狄諸國，皆馬上作樂。故自漢已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其後分爲二部：有簫笳者爲鼓吹，用之朝會道路，亦以給賜。漢武帝時，南越七郡皆給鼓吹是也。有鼓

角者爲橫吹，用之軍中馬上所奏者是也。」是鼓吹、橫吹同屬北狄之樂，同隷於鼓吹署，特以其所用樂器不同，乃分爲兩部。考其所用樂器，一爲簫笳。通考樂十一云：『二十一管簫，此簫取七音而三倍之，龜茲部所用。』杜摯笳賦云『西戎所造。』一爲鼓角。晉書樂志云：『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卽胡樂也。』是這類樂器，多出西戎，而非北狄。或者西北兩地的音樂大概相同，現在統稱之爲『胡樂』可也。

考胡樂流傳中國的時代，晉書樂志說：『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這是胡樂流傳中國之始，也就是中國歌曲西方化的先聲了。可惜漢代鼓吹歌辭今僅存鐃歌十八曲。橫吹歌辭李延年所造的二十八解，魏、晉以來，惟傳十曲。一曰黃鵠，二曰隴頭，三曰出關，四曰入關，五曰出塞，六曰入塞，七曰折楊柳，八曰黃覃子，九曰赤之楊，十曰望行人。後又有關山月，洛陽道，長安道，梅花落，紫騮馬，驄馬，雨雪，劉生八曲，合爲十八曲。現在則僅存名目，其歌辭皆無可考了。

漢代鐃歌二十二曲，今僅存十八曲，一曰朱鷺，二曰思悲翁，三曰艾如張，四曰上之回，五曰擁離，六曰戰城南，七曰巫山高，八曰上陵，九曰將進酒，十曰君馬黃，十一曰芳樹，十二曰有所思，十三曰雉子班，十四曰聖人出，十五曰上邪，十六曰臨高臺，十七曰遠如期，十八曰石留。所亡佚者有務成，玄雲，黃爵，釣竿四曲。其句讀有二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及長短不定者，形式極其奇詭，而且文字訛誤，多不可解。其不可盡解之故：

一、聲辭合寫；　楊愼樂曲名解說：『凡古樂錄，皆大字是辭，細字是聲，聲辭合寫，故致然爾。』按鐃歌聲辭合寫處，如『妃呼豨』『收中吾』之類是。

二、字句訛脫；　胡應麟詩藪內編說：『鐃歌詞句難解，多由脫誤。……石流，上邪等篇名，亦當有脫誤字，與諸題不類。』又曰：『翁離一章有脫簡，非全首也。』

三、體制詰屈。　胡應麟又曰：『鐃歌、橫吹，艱詰難通。』又曰：『鐃歌十八章，說者咸謂字句訛脫，及聲文混淆，固然。要亦當時體制，大概如此。』

因上列三因，故後人之解鐃歌者，如陳祚明、陳沆、莊述祖等，多各自爲說，穿鑿附會，似皆可以不

必。今錄其敍戰征之戰城南如左：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爲我謂烏，且爲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葦冥冥。梟騎戰鬭死，駑馬徘徊鳴，梁築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獲君何食？願爲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誠可思！朝行出攻，莫不夜歸。」

錄其宴樂頌禱之聖人出臨高臺如左：

「聖人出，陰陽和；美人出，游九河。佳人來騑離哉何！駕六飛龍四時和。君之臣明護不道。美人哉，宜天子。免甘星筮樂甫始。美人子，含四時。」

「臨高臺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關弓射鵠，令我主壽萬年！收中吾。」

錄其抒寫情思之有所思，上邪，巫山高如左：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繚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已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雞鳴狗吠，兄嫂當知之。妃呼豨，秋風肅肅晨風颸，

東方須臾高知之。」

「上邪，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難以逝。我欲東歸，害梁不爲。我集無高曳，水何梁。湯湯回回，臨水遠望，泣下沾衣。遠道之人心思歸，謂之何？」

前人說鐃歌爲軍樂而漢人十八曲則不必皆然。蔡邕禮樂志說：『鐃歌爲黃帝岐伯所作。』亦屬無稽之談，這明明是西北傳來的胡樂，更不待言了。

（丙）相和歌　漢書禮樂志說：『至武帝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是當時樂府中詩，有採自民間的。雖漢書藝文志中所錄吳楚汝南歌詩，齊鄭歌詩，燕代謳，雁門、雲中、隴西歌詩等書，現在一種不存；但樂府『相和歌』中猶可考見一二。宋書樂志說：『相和，漢舊曲也。絲竹相和，執節者歌。』晉書樂志曰：『凡樂章古辭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謳謠，江南可採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其後漸被於絃管，卽相和諸曲是也。』是相和歌中江南可採蓮等曲，皆漢代里巷歌謠。漢代民間文學作品，今日流傳於世者，這是僅存的碩果了。而且不獨當世歌辭存在，當時曲調後世猶可考

的。也有清、商、瑟三調。唐書樂志說：『平調，淸調，瑟調，漢時謂之三調。又有楚調，側調，……與前三調，總謂之相和調。』這三種曲調經晉、魏、六朝至隋、唐，仍然存在，稱爲華夏正聲。詳見郭茂倩樂府詩集淸商曲辭下。今日雖不可得聞，而其歌法猶約略可見者，有幾條特例。郭茂倩曰：『諸調皆有「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豔」，有「趨」，有「亂」。「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類也。「豔」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聲西曲前有「和」，後有「送」也。』按聲與辭之別，前於鐃歌中已說過了。至於『豔』猶吳聲之『和』，『趨』與『亂』猶吳聲之『送』，今略考之如左：

漢相和曲江南云：

「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

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按這首曲前三句一人獨唱，後四句衆人之和曲也。試看梁武帝采蓮曲云：

「遊戲五湖採蓮歸，發花田葉芳襲衣，爲君儂歌世所希。

世所希有如玉；江南弄，採蓮曲。』

和云：

『採蓮渚，窈窕舞佳人。』

這首曲後二句，古今樂錄注明『採蓮曲和聲，』推知前首之後四句亦屬『和聲』了。再舉『送聲』之例，如子夜體楊叛兒云：

『歡欲見蓮時，移湖安屋裏，芙蓉繞牀生，眠臥抱蓮子。

叛兒，教儂不復相思。』

古今樂錄於『叛兒，教儂不復相思』前，注明『楊叛兒送聲。』這就是送聲的明例了。

（丁）舞曲歌　舞曲起原甚早，殷周時謂之『萬，』商頌曰：『萬舞有奕，』魯頌曰：『萬舞洋洋，』衞詩曰：『公庭萬舞，』或說『萬，』或說『萬舞，』皆是古代舞之別名。所以郭茂倩樂府詩集說：『周有六舞，……自漢以後，樂舞寖盛，故有雅舞，有雜舞。雅舞用之郊廟，雜舞用之宴會。……漢武帝樂飲，長沙定王起舞是也。』舞曲或用於祭祀，或用於宴飲，皆是貴族的作品。故今所傳雜舞淮南

王篇，鐸舞聖人制禮樂篇，同爲頌禱之辭，與郊廟歌體製不同，內容大概相近。可不必繁引了。

統上所述，漢人樂府詩傳於今日者，約分這四種。第一種郊廟歌，與第四種舞曲歌是貴族的文學；第二種鼓吹曲，橫吹曲，是用胡樂製成的文學；第三種是民間的文學。當時樂府詩共分此三類而已。

（三）五言詩　從前人多說五言詩發生於西漢，如鍾嶸詩品言：「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蕭統文選序言：「降將著河梁之篇。」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言：「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鶩。」現在人考證其說，皆不可信。試分述其理由如左：

（甲）前漢人的五言詩皆係僞品　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說：「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典，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成帝時劉向、劉歆校中祕書，著七略，內有詩賦略，所收的詩歌，凡三百一十四篇，沒有五言詩，足見西漢時沒有發生五言詩了。故後人所傳的西漢五言詩，皆不可信，證之如次：

（子）蘇、李贈答詩；　李陵及蘇武的贈答詩，劉知幾史通雜說及蘇軾東坡志林已辯其僞，至

梁章鉅文選旁證辯之尤詳。其理由（一）與當日情事不切。『史載陵與武別，陵起舞作歌「徑萬里兮」五句，此當日眞詩也，何嘗有「攜手上河梁」之事乎？卽以河梁一首言之，其曰「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此謂離別之後，或尙可冀其會合耳。不思武旣南歸，決無再北之理；而陵云「丈夫不能再辱，」亦自知決無還漢之期，此則「日月弦望」爲虛辭矣。』（二）歲月不合。『詩中又云「嘉會難再過，三載爲千秋。」蘇、李二子之留匈奴，皆在天漢初年，其相別則在元始五年，是二子同居者十八九年之久，安得僅云三載嘉會乎？』（三）蘇詩全不與李相關。『文選題云「蘇子卿古詩四首。」不言與李陵別也。』據上三說，遂斷定蘇、李詩皆魏、晉以後擬作，與李陵答蘇武書相同。

（丑）枚乘雜詩九首　徐陵玉台新詠錄枚乘雜詩九首：一、西北有高樓；二、東城高且長；三、行行重行行；四、涉江採芙蓉；五、靑靑河畔草；六、蘭若生春陽；七、庭中有奇樹；八、迢迢牽牛星；九、明月何皎皎。蕭統文選則錄於古詩十九首中，並不知作者名姓。現在看：蘇、李的五言詩不可信，蘇、李之前的枚乘，更不會有五言詩了。況乎其第五首中有『盈盈樓上女』一句，盈字明犯惠帝的諱，前漢人絕不敢用的，在後漢人就不拘了。

（寅）卓文君白頭吟　西京雜記載『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其妻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沒有載白頭吟歌辭，後人以『皚如山上雪』當之。考這首詩，玉台新詠列爲古樂府六首之一，宋書樂志大曲中稱爲古辭白頭吟。郭茂倩樂府詩集並收此兩篇，前一首謂爲『本辭』；後一首謂爲『晉樂所奏。』又引王僧虔技錄曰：『白頭吟歌，古皚如山上雪篇。』皆未嘗說卓文君作。後人附會西京雜記之說，將此詩歸之文君。

（卯）班倢伃怨歌行　文選及玉台新詠皆錄班倢伃怨詩一首，玉台新詠，並說：『成帝時，班倢伃失寵，供養於長信宮，乃作賦自傷，並爲怨詩。』現在考漢書外戚傳僅言：『倢伃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並載其全文，沒有『並爲怨詩』的話。班固是她的姪孫，如果有詩，不應疏略不說。文選旁證說：『郭茂倩樂府題爲顏延年作。』大概也是晉人的作品了。

觀上述四條，前漢人作的五言詩，都不可信，可證明前漢時代實在沒有五言詩了。

（乙）五言詩發生於後漢。　漢人五言詩，除去上舉僞作以外，其無主名的，當推古詩十九首爲大宗。此十九首中，徐陵說枚乘所作的九首，既不可信；據今人考證，實皆後漢人作品。試觀其第三

首『青青陵上柏』中云『驅車策駑馬，游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李善注已說：『南陽郡有宛縣，洛東都也。』其第十三首『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上東門又爲洛陽的城門，郭北墓就是指北邙山而言。其爲東都人詠當時情事，顯然易見。惟有第七首『明月皎夜光』中，有『玉衡指孟冬』一句，李注說：『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淮南子曰：「孟秋之月，招搖指申。」然上云促織，下云秋蟬，明是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書曰：『高祖十月至灞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王士禎居易錄引閻若璩亦曰：『此孟冬乃建申之月，指改時而言。下文秋蟬鳴樹間，爲明實候，故以不改者言。』以此孟冬爲漢武未改太初歷以前之孟冬，當夏歷之孟秋，非太初以後之孟冬；則這首詩必作於漢武以前可知。文選旁證引張庚古詩十九首解辨之曰：『史記天官書「斗杓指夕，衡指夜，魁指晨。堯時仲秋，夕杓指酉，衡指仲冬。」此言衡指孟冬，則是杓指申爲孟秋七月也。然白露爲八月節，「促織鳴東壁」即豳風「八月在宇」義。「元鳥逝」又即月令「八月元鳥歸。」然則此詩是八月之交。舊注以爲孟冬者謬也。』則『玉衡指孟冬』，當夏歷之八月，應作孟秋，故有人疑冬字爲秋字之誤。觀第十七首『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則其時必無秋蟬玄鳥，此必爲孟

秋無疑。則此詩非作於太初以前，不得謂爲前漢人之作品了。

（丙）五言詩來源　凡一種新文體必從舊文體逐漸嬗變而來，斷無突然發生之理。若說前漢人已有五言詩，則五言詩的來源不明，不合進化的公例。現在以五言詩出於後漢，而其前驅則爲樂府。五言蓋由樂府嬗變而來。試觀前漢人詩，如田橫門人蒿里曲，其第一句『蒿里誰家地』爲五言，下三句卽爲雜言。戚夫人舂歌，其後四句爲五言，前二句又爲三言。至武帝時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歌，宣帝時楊惲的『田彼南山』歌，仍爲五言與四言七言雜用，沒有一首純粹的五言詩。直到成帝後，民間有黃爵謠，及爲尹賞歌，形式皆爲五言，但與古詩的風格，絕不相同。樂府鐃歌十八曲中上陵和有所思兩首，尙不是純粹的五言。相和歌中江南可採蓮一首，是純粹的五言了，但不用韻；平調中君子行一首用韻了，但近似格言，與詩風格不合。至『雞鳴高樹巔』『日出東南隅』兩首，兼用比興，界近於詩，但兩篇皆爲敍事，而非緣情，這大概就是古詩的前趨。到了清商曲中長歌行、豔歌行、怨詩行，乃是純粹的抒情詩，與古詩風格相同。可見由樂府變爲古詩，其間逐漸進步的痕跡，非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了。前節說過，相和歌與清商曲皆是民間的歌詩，與風謠同出於里巷之間。則

五言詩的來源，完全由於平民口中流行的歌謠嬗變而成，確是漢代留傳下來的平民文學。故十九首中，或敍男女之情，或述朋友交誼，或懷生死之感，莫不直抒胸臆，明白曉暢，沒有一點做作氣，與阿諛晦澀，矯揉造作的郊祀歌完全不同。

（丁）五言詩成立的時代　由上所說，西漢絕無五言詩，五言詩發生於東漢，實由民間歌謠逐漸嬗變而成；則五言詩的大成時期，必在東漢之末。這個假定我們可從兩方面證明。先看後漢詩史：後漢初年人詩，如馬援武溪深行，梁鴻五噫歌、適吳詩、思友詩，崔駰安封侯詩，皆屬雜言。惟有班固詠史一首爲五言，然而質木無文，序事而非抒情，與十九首的風格，絕不一律。分明是初步未成熟的作品，可見當時五言詩尙未到成功時期。至十九首中『冉冉孤生竹』一首，劉勰文心雕龍說爲傅毅之作，這也是靠不住的。試觀傅毅述志詩明爲四言，當時安能有抒情的五言發生呢？直到安帝時，張衡才有同聲歌一首；桓帝時，秦嘉有留郡別婦詩三首；靈帝以後，酈炎有見志詩二首，趙壹有疾邪詩二首，孔融有雜詩二首，作五言詩的此時才比較的普徧。足見東漢初年五言詩尙未成立，其成立當在東漢末年，安帝、桓帝、靈帝三朝，緊接建安時代了。再看十九首中所表現的思想。如第三首云：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第四首云：『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何不足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守窮賤，轗軻長苦辛！』皆是世道衰微，大亂將至；因而人心頹廢，只求目前快樂，不顧將來如何。又如第十三首云：『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第十四首云：『去者日以疎，生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第十五首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尤足徵厭世思想，充滿於字裏行間。若在東漢初太平時期，絕不會有這種噍殺之聲。其為桓、靈以後亂世之音，確然毫無可疑了。

統觀上述，相傳是西漢人的五言詩，實不是西漢人所做的；東漢初年，五言詩尚不多見；五言詩實成立於東漢末年。而且如樂府中的相和歌，淸商曲，古詩中的十九首，皆是在野無名詩人所作。所以本節的總結，可說：五言詩乃東漢時民間流行一種文學，後來才被文人承認為正統藝術的。

第四節　結論

本章所述，漢人文學，以辭賦、詩歌二者爲大宗。其辭賦多出於貴族和依附貴族的文人之手，可稱爲古典派的文學。詩歌又分三派：第一種楚調詩，也用楚人舊調作詩，但與完全模擬的辭賦不同。第二種樂府詩。其中郊祀歌是用於廟堂中的神曲；鼓吹曲是仿外國音樂製的軍歌；相和歌、淸商曲是民間的作品，採來編入樂府的。第三種五言古詩，完全出於民間，後來纔被文人採用的。樂府和古詩，皆是當時的新體詩，但也有貴族平民之分。試分類立表如次：

類別	體裁	式	文學
(一)舊體文	辭賦	讀式詩	貴族文學
	楚調詩	吟式詩	貴族文學
(二)新體文	郊祀歌	吟式詩	貴族文學
	鼓吹曲	吟式詩	外國文學
	相和歌淸商曲	吟式詩	平民文學
	五言古詩	讀式詩	平民文學

此外，漢人還有小說，如漢書藝文志所載的封禪方說，待詔臣饒心術，臣壽周記，虞初周說，待詔

臣安未央術百家等書；可惜現在皆已散佚，無可考究。現在所可見到的，有神異經一卷，稱東方朔撰。十洲記一卷，亦稱東方朔撰。漢武帝故事一卷，稱班固撰，漢武帝內傳一卷，不題撰人。漢武洞冥記四卷，題後漢郭憲撰。實皆晉以後人僞造的作品，所以本章存而不論了。

第三章 建安文學(西元一九六年至二一九年)

第一節 建安文學復興的原因

兩漢文學,至東都末年,日就衰微,故劉勰文心雕龍時敍篇說:『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磊落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降及靈帝,……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爲驩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此時文學界幾如雪地冰天,沒有一毫生氣。然當時貴族文學雖雕零殆盡;而平民文學方在萌芽,遇春風一吹,便抽條吐葉。所以不到數十年,文學界煥然放一異彩,就是建安時代了。考建安雖是漢獻帝紀元稱號,而政權實掌於曹操。其時李傕、郭汜之亂初平,袁術稱帝,劉備起兵,孫權據江東之地,羣雄割據,戰禍方啓;天下人士正當逃生救死之時,安有閒功夫來商量文學呢?不知當此擾攘之秋,文學何以竟能復興呢?考其原因,約有數端,分述於後。

（一）思想解放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儒學，天下學者底思想，沈浸於禮教之中，不敢稍出其範圍。對於文學觀念也以「發乎情止乎禮義」爲標準，純粹抒情的文學在他們目中看來，皆是些淫亂之詞，靡靡之音，宜高呼「放鄭聲」摒之於詩書之外。就是詩經三百篇內中不乏男女慕悅之辭，如第一首關雎之什，感情何等熱烈！他們也罩上禮教的面罩，說是「文王之化，后妃之德」使讀者味同嚼蠟，沒有一毫意趣。至於他們自家底作品，除去稱揚聖君賢相的奇勳偉績外，惟有扯些閒淡，說什麼「諷一而勸百」的無聊話，供主上之玩賞而已；求幾篇眞情流露的詩辭，在貴族文學中，如漢武帝李夫人歌，司馬相如琴歌，後漢張衡同聲歌，寥寥可數。求諸平民文學相如歌，古詩十九首中，比較反多。足見禮教妨礙文學底發展，是確無疑義。到桓靈之世，宦官與學者大起衝突，鬧出一場空前的黨錮大禍。從此以後，廉節之士多明哲保身，遯跡山林。一般人苟且偷安，漸厭禮文之拘謹，以通俗爲清高，曹操當國，崇尙跅弛之士，輕視貞節之行，舊有禮教乃不爲天下所注重。文學生機至此勃然興盛，不復受他力束縛了。

（二）學術變遷　兩漢之時，學者致力經術，辨析章句，鑽研聲音訓詁，有童年從事，白首不能

通一經的他們畢生精力，都消耗於經傳之中。言其效果：能使周秦遺籍，釐然理解，未嘗不有功於後世。然而這種專門事業，竟可任一部分學者爲之；若率天下聰明才知之士，人人皆墨守陳編，窮年矻矻，思想界還有什麼人來求革新？文學界還有什麼人來謀進步呢？況乎研究經籍，亦以解釋正確，考據詳明，求得古人立言的本意，古代歷史的眞象爲止；若他們各自爲說，立異眩奇，穿鑿傅會，不獨毫無發明，反加上一層障礙。但使人覺得他們聚訟紛紜，莫衷一是，不知何所適從，難怪後人漸漸厭惡他破碎支離，棄而不顧，別闢一新途徑了。這就是建安時代經學衰微，文學復興的一大因緣，與當時反對禮教的思想有密切關係。

（三）平民文學復興　中國古代本應有專門文士，所有詩經三百篇中，除去頌詩出於巫祝之手而外；其餘風雅之詩，多半採自民間。楚辭中的九歌，也是民間祭神之作。古代平民文學是何等的發達！至屈原政治失敗，作賦發抒牢騷。其後宋玉、唐勒、景差乃以文學爲終身職業。漢人枚乘、司馬相如、直到揚雄，更以此爲吃飯的工具，不能不受王侯利用，甘心自處於俳優地步；製成許多矯揉造作的作品，來獻媚求榮，供主上之一粲。他們的主人樂於趨承，當然承認他們這種阿諛文字爲上品；

他們也就習非成是，高聲吟道『斯文在茲！』以此爲文學正統了！他們目中看那些民間流行的直率抒情的詩歌，不斥他爲『鄭聲』爲『淫辭』已算是寬容大度了；安能把這種作品來與它們相提並論呢？然而當時文學上雖沒有平民的地位，而樂府裏還是收羅趙、代、秦、楚之謳，以備一格。到了東漢章、和以後，貴族的勢力日就陵夷，逢迎他們的文人也日見減少，那些富麗堂皇的辭賦更不可多見，平民文學乃引起一般人注意；甚至那班模古的文人也高興來做一二首，如班固詠史等，雖形似質非，也可見得文學的趨勢漸漸轉移。到桓靈以後。秦嘉、蔡邕、酈炎、趙壹等，大家皆來作這種新體詩了。至建安時代，這種新體詩居然戰勝舊派貴族文學而獨立。這不是平民文學復興，纔得到這個結果嗎？

（四）文會發達　孔子雖說過『以文會友』這句話，然而古人聚集許多朋友同做一種文體，互相摩練，這種現象實不可多見。若楚襄王之徵集宋玉、唐勒、景差，漢梁孝王之廣招鄒陽、枚乘、嚴忌、司馬相如等人，雖也像一種文會；但是楚襄王、梁孝王那班人皆不學無才，不配做文人的領袖，不能提倡出特殊的風氣。漢武帝天才比較高得多了，但是他好大喜功，喜諛惡直，所收容的一班文人也

沒有幾個創作的天才，仍然不能轉移一代的文運。若建安時代曹操以一世之雄，奬勵文學。其子丕、植又以公子之尊，愛才若命。曹丕與吳質書說『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面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可見他們當時詩文之會的樂趣了。因此，一時才雋，如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及吳質，楊修，丁儀，丁廙一班人，大家雲集鄴下。這實在因曹氏父子皆是作家，確能領袖文壇，執一世之牛耳。一時從之游者莫不乘風雲際會，追隨其間。所以鄴下文章，千載稱盛了！

以上述建安文學復興的原因，粗舉其犖犖大者，有這四種。其餘原因尙有，不必瑣述了。

第二節　建安文學的特色

前章述建安文學復興，可謂極一時之盛。若考當時作品，也不過是樂府詩，古詩及辭賦，皆漢代固有的東西，並沒有什麽簇新的文體發生，何以值得那樣鼓吹呢？殊不知那些文體雖前代所固有，他們底作風，就與前人大大的不同了！試分別述之如下：

（一）樂府詩　漢代樂府，大體可分爲兩類：一類是因樂譜而製的詩；一類是採詩而後製樂。嚴格說來，那所採的民間歌謠，本是里巷之間信口吟哦的村俗小調，沒有一定的曲譜，比較活動得多，尙能自由描寫。至於文人按譜塡出來的樂府，那就呆板拙滯，毫無生氣了。曹氏父子天才特別的高，他們一方面依照樂譜，一方面自作詩，乃能合兩者之長，並一爐而冶之，這確是難能可貴的了。劉勰文心雕龍說：

『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衆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淫蕩，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

三祖是指的魏武帝曹操，文帝丕，明帝叡三人。劉氏因他們志存淫蕩，辭多哀思，故說他們才氣雖高，音節平凡。談到音節方面，我們無從證明了。不過他批評他們『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考隋書樂志載：『淸商三調並漢來舊曲，……與魏三祖所作者，皆被於史籍。平陳後獲之，高祖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足見他們還是依用漢代舊譜，並靡有別製新聲。何能以他們詩的思想及辭句不高，並說他的音節不好呢？而且就以思想及辭句而論，漢人鐃歌中的有所思、上邪，相

和歌中的婦病行、孤兒行，何嘗不淫？何嘗不哀？曹操的度關山，步出東門行，何嘗不雅正呢？總之：劉氏這種偏見的話，沒有多大的價值。我們現在看漢人樂府，除去採用民歌以外，其郊祀歌，鼓吹曲，舞曲中，不外頌揚的文辭，內容實在簡單。至魏代樂府，內容複雜得多了。稽其類別，約分三項：

（甲）寫景詩　從前人詩中寫景的句子很多，但沒有一首純粹寫景詩。自曹孟德步出東西門行第一首觀滄海云：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濤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這首寫滄海景象，中間山水樹木四句雖平鋪直敍；至秋風二句，較爲振作。下云：『日月若出其中，星漢若出其裏，』用想像寫法，尤覺警策。這尙不是他最高的藝術。其五言苦寒行云：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太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道，薄暮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

「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這首描寫北方山水荒寒氣像，極其蒼勁；而且音調昂激，確能表出他深沈雄鷙的人格。皆中古寫景詩的先聲。其後子桓善哉行前二解，丹霞蔽日行，釣竿行，芙蓉池作也是寫景的。他辭句雖較富麗，氣魄反不及乃翁沈着了。

（乙）記事詩　古樂府相和歌中如婦病行、孤兒行，皆是記事底詩歌，內容非常沈痛；然其句讀長短參差，讀者苦其艱深晦澀；而且各篇中皆有『亂曰』一節，章法亦近楚辭。這大概是第一期的作品。陌上桑一首，全篇皆用五言，句讀明順，內容淺顯，比較算是進一步的作品了。至古詩爲焦仲卿妻作；竟成一千七百餘字的長篇記事詩，進步未免太快；恐怕不是當時人所能作。到建安時代，曹子建著白馬篇名都篇，寫幽并俠士，京洛少年，專記一人行動，足以推見一代風氣。王粲用此法以作古詩，其七哀第一首中段曰：

『出門無所見，白頭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

用最簡單的幾句話，寫出最淒慘的一段事實，令人讀之，當時兵災慘酷，民不聊生的情形，可以想像得之。這是用最經濟的手腕，節取片斷事實，代表一時代的現象。實唐杜甫『三吏』『三別』詩之所本，記事詩之最上乘也。

（丙）抒情詩　古樂府中抒情詩也不少，但採自民間者尚有可觀；若郊祀，鼓吹等歌中多阿諛頌禱之辭，所抒的情感未免太膚泛淺薄了。建安詩人抒情之作，各有其特殊的風格，我們一讀，就覺得作者人格隱現於字裏行間。這就是眞情流露的表徵。若隨意敷衍，通用雷同，還有什麼情致可言呢？我們試讀曹孟德的短歌行、薤露歌、蒿里行、苦寒行、卻東西門行，卽感到他豪放雄武的人格，凌厲無前，如見他把酒臨江，橫槊賦詩的氣象。讀子桓的善哉行、燕歌行、丹霞蔽日行，就不同了，便覺他清麗委宛，典贍可玩。陳思王之作，又與其父兄不同，謝靈運鄴中集詩敍說他：『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頗有憂生之嗟。』所以他的詩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兼有其父兄之長，而有自成獨立的風格。謝靈運又說：『王粲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陳琳袁本初書記之士，故述喪亂事多。徐幹少無宦情，有箕、潁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辭。劉楨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

頗經奇。應瑒汝潁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溥之歎。阮瑀管書記之任，故有優渥之言。』他們各因所處的境遇不同，故所抒的情致各異。總不失各人本眞的面目，故與古樂府詩之混樸者不同。

以上述建安樂府詩的內容，至其詞調，音節，再於下文詳之。

（二）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成立於建安以前，上文已說過了。然其時僅流行於民間，故其詞多直率，靡有驚險之句，奇闢之思；到了建安文人手裏面目就大不同了。試分數項比較之：

（甲）用字　古詩用字，無多修飾。如云：『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這種疊字在詩經時代已用慣了，他們還沒有若何進步。至子桓芙蓉池作云：『卑枝拂羽蓋，脩條摩蒼天，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於玄武陂作云：『黍稷何鬱鬱，流波激悲聲，菱芡覆綠水，芙蓉發丹榮，柳垂重陰綠，向我池邊生。』詞藻已覺絢爛。子建箜篌引云：『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侍太子坐云：『白日曜青春，時雨淨飛塵，寒冰辟炎景，涼風飄我身。』公讌云：『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用字更加妍美，非率筆成章，矢口直陳者可比。

（乙）造句　費錫璜漢詩總說云：「詩至宋齊，漸以句求。……漢人高古天成，意旨方且難窺，何況字句。」是六朝人詩方有淸辭麗句，漢詩不可以辭句求。若建安詩則與漢詩微有不同，已開六朝人的門逕，故其詩有工於起句者，如：

「九州不足步，願得凌雲翔。」（曹植五游詠）

「八方各異氣，千里殊風雨。」（曹植泰山梁甫行）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曹植野田黃雀行）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曹植怨歌行）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曹植贈徐幹）

「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曹植贈白馬王彪）

有工於偶句者，如：

「菱芡覆綠水，芙蓉發丹榮。」（曹丕於玄武陂作）

「君若淸路塵，妾爲濁水泥。」（曹植七哀）

『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曹植雜詩）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曹植贈丁儀王粲）
『微風起閨闥，落日照階庭。』（徐幹情詩）

有疊字成句者，如：

『冽冽寒蟬吟，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身體忽遷移。不悲身遷移；但惜歲月馳；歲月無窮極，會合安可知？』（曹丕見新婚與妻別）

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每後一首第一句，必疊前首末二字，亦屬此例。

（丙）立意　古詩多述人事，如逐臣棄婦，朋友闊別，游子思鄉，死生新故之感。其詩皆因緣世變，發於主觀者多。靡有超出人間，寄懷於理想界者。就是『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一首，亦不過借牽牛織女兩星爲象徵，寫男女之慕悅而已。又嘗言『服食求仙，』然而仙境如何，則未嘗言及。

至曹子桓折楊枝行云：

『西山亦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僮，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藥四五日，

身體有羽翼，輕舉乘浮雲，倏忽行萬億，流覽觀四海，茫茫非所識。彭祖稱七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適西戎，於今竟不還。王喬假虛辭，赤松垂空言。達人識眞僞，愚夫好妄傳，追念往古事，憒憒千萬端，百家多迂怪，聖道我所觀。」

子建苦思行云：

「綠蘿綠玉樹，光耀粲相輝，下有兩眞人，舉翅翻高飛；我心何踊躍，思欲攀雲追。鬱鬱西嶽巔，石室靑葱與天連，中有耆年一隱士，鬚髮皆皓然，策杖從我游，教我要忘言。」

又平陵東行云：

「閶闔開天衢，通被我羽衣，乘飛龍，乘飛龍，與仙期，東上蓬萊採靈芝。靈芝採之可服食，年與王父無終極。」

其餘如遠游篇、飛龍篇，這類的詩甚多，他們皆能將理想的仙境，表現於詩中。與郊祀歌中帝臨，惟泰元諸歌寫神祇多屬於祕密的，不可使世人想像者不同。此由寫實而至於理想，詩人意境之一大變遷也。

（四）音節　古人不講平仄，故古詩中沒有音節可言，這是漢、魏以前普通的現象。但建安時代的詩雖不能平仄調和，而各有他們自然音節。如曹孟德的苦寒行，讀之覺其蒼涼悲壯，子桓的燕歌行，讀之覺其悠揚委婉，各有一種天然的節奏。子建的詩，如贈徐幹、贈白馬王彪則屬於前一派；名都篇、美女篇則屬於後一派。他可算得兼有父兄之長了。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說：『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他以子建贈丁儀王粲詩『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兩句，及仲宣七哀『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兩句，爲音律調韻。問他們的音律何以調呢？沈氏又說：『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就是說他們雖不明平仄，然不知不覺之間，自然與之暗合。這就是天然的音節，非人力所製成。鍾嶸詩品敍則謂：『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可知建安人詩皆可合樂，故有音節可言。謂與人力無關，尙非可信的議論。

（三）七言詩　七言詩是從楚調，詩變來的。最初漢人做的七言詩，如高祖大風歌，武帝瓠子

歌、秋風辭、天馬歌，昭帝黃鵠歌、淋池歌，及李陵別歌等，皆每句中間夾用『兮』字。這是第一期的七言，中間惟有司馬相如琴歌夾用無『兮』字句。如『有豔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爲鴛鴦？胡頡頏兮共翺翔。』中間三句不用兮字，夾置於一首之中。至東漢安帝時張衡作四愁詩，除第一句外，其餘皆爲七言。如一思曰：

『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甫艱，側身東望涕沾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爲懷憂心煩勞？』

以下三首皆一例用『兮』字句起，用七言句接，這是由楚調派變成七言詩的遺跡，可算得第二期的七言詩。至曹子桓作燕歌行，七言詩乃完全成立其詞曰：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羣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可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弦發淸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又一首云：

『白日晼晼忽西傾，霜露慘悽塗階庭，秋草捲葉摧枝莖，翩翩飛蓬常獨征，有似游子不安寧。』這兩首可算是七言詩的始祖。但除此以外，不可多見。故建安雖是七言詩發生期，終不能算是七言時代。至漢武帝柏梁臺詩是首僞作，顧炎武日知錄已經辨明，用不着多說了。

漢代樂府中所歌的樂府詩，與民間的古詩截然不同，至建安中則同出於文人之手，那就廳有多大的區別了。本章言樂府時每說到古詩，言古詩時每引用樂府，即緣此故。

（四）辭賦　漢代詩歌不甚發達，其辭賦可謂麗巨閎衍，非後人所能幾及了。若謂建安辭賦，也勝於漢人，這句話可以說嗎？試容我分析比較，以見優劣罷。

（甲）就內容言：　漢賦內容，多包括宇宙，總攬人物，誠所謂網羅宏富，較建安文人的賦，繁複不可以道里計了。然而摯虞文章流別論說：『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主，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當而事無常矣。文之繁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矣。』我看漢賦如兩京三賦，皆以事形爲主，無情義之可言。至建安之賦，如王粲登樓因登高四顧，動其憂時感事，去國懷鄉之思，不覺行文低徊俯仰，一唱三歎。令人讀之，覺其言有盡而意無窮。

這纔是『爲情而造文，和與漢代辭賦之『爲文而造情』者，孰得孰失？我們應當有個公正的批評呢？

（乙）就形式言：漢賦多長篇巨製，考其行文，無非得僻字駢辭，聯貫成句，如云：『其山則崆嶢嶱嵑，嵣嶗嵫嶚刺，岝峉嶵嵬，嵚巇屹嶭，……其木則檉松楔㮨，槾柏杻橿，楓柙櫨櫪，……』這類生僻的字，堆積在一處，簡直同字典一樣。若以這樣爲文學，則類書辭典皆是文學的上選了。至王仲宣的登樓賦，全篇無雕鏤之字，幽奧之詞，但以直抒胸臆，言足達意而止。較之漢賦，覺着清疏得多了。劉熙載賦概說：『在外者物色，在我生意，二者相摩相盪，而賦出焉。若與自家生意無相入處，則物色祇成閒事，志士遑問及乎？』我看漢賦多鬬靡跨奢，而生意索然；建安以後的賦，如稽康敍琴，尙秀感笛，反比較有些情致。

漢賦最大的弊病，尙不在辭藻繁富，而在其文有定格，詞多塡砌，成了千篇一律的東西，看不出作者的個性。到建安則不然了。曹丕典論論文說：『徐幹時有齊氣。……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皆是說他們各有特別的風格，故覺可貴。可惜他說的『粲之初征，登

樓，槐賦，征思，幹玄猿漏卮橘賦，雖張蔡不過』的作品，現在大半不可見了。有人見此，以爲漢賦所述，『爲京殿苑獵，述行敍述，並體國經野，義尚光大。』建安以後的賦，則『言務纖密，理貴側附，至於草區禽族，庶品雜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斯小制之區畛，奇巧之機要也。』（劉勰文心雕龍詮賦篇說。）這種以題目範圍的大小，判文章高下的見解，未免遺笑後人。須知寓言寫物，即鵰鶚，鸚鵡，各有可觀；情理不附，雖京都宮殿，亦何足取？舍內容而專論文題，尤非我所敢知了。

（五）結論　建安文學與漢代特異之處，顯然易見的，就是漢代以辭賦爲主，詩歌特其附庸；建安則以詩歌爲主，辭賦爲其一體。又七言詩雖發生於建安之際，而當時作者無多；五言體發生於建安以前，當時作者特衆。故說兩漢文學是辭賦時代，建安文學是五言詩時代似無不可。觀劉勰明詩說：『建安之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敍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這是說五言詩到建安時候，用處比以前多；彩藻比以前盛。漢賦雖也是篇題雜沓，文彩繽紛，而情致不深，勢同譜錄，反不如建安人賦，較有意趣。總說一句：建安最盛行的五言詩，漢人所不能爲；漢代最

盛行的辭賦，建安較爲改進。這就是建安文學放異彩於文學史上的一個大原因了。

第四章　魏晉文學（西元二二〇年至四一九年）

第一節　魏晉文學變遷之原因

這期文學，應當從黃初起，至義熙爲止。嚴羽滄浪詩話所謂黃初體、正始體、太康體三者，是其詩境變化的三大歷程。但黃初詩人，如曹氏父子及鄴中七子等，已於建安文學中敍過，此章無須複述，故從略，姑從正始、太康說到永嘉，即從魏中葉到西晉之末，東晉文學亦附帶說明。

這期文學，詩賦以外，發生駢體文及小說。這兩種文體實亦從歷代嬗變而來，未足多怪；最可注意的，就是這期的詩賦，形式與前無異，而內容確大不同。茲分述之：

魏晉人的詩，言其形式方面，文心雕龍通變篇說他「淺而綺」這三個字頗覺扼要。何以說他淺？謂其用字平易，不事艱深。故文心雕龍練字篇又說：「魏代綴漢，則字有常檢，追觀漢作，翻成阻奧。

……自晉以來，用字率從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則羣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因爲漢人多精小學，所以他們的作品中，複文隱訓，趣幽旨深，非師傅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通其理。到了魏晉，文章學術分途，文人不必博學，學者不必能文。這是用字平易的一大原因。何以謂之綺呢？文心雕龍麗辭篇說：『至魏晉羣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剖毫析釐。』言魏晉人詩，偶語益多，麗辭益富。劉申叔先生論漢魏文學變遷曰：『西漢之時，雖屬韻文，而對偶之法未嚴；東漢之文，漸尙對偶。若魏代之體，則又以聲色相矜，以藻繪相飾，靡曼纖冶，致失本眞。』文章由樸而華，也是自然勢趨；故陸機文賦說詩的界說，爲『緣情而綺靡。』這是形式不同前人的第二項。

言其內容，則變化尤大。文心明詩篇說：『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這是第一期的變化。又曰，『江左篇製，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這是第二期的變化。這兩期的變化，皆蒙玄學的影響。考當時的玄學，導源於正始，王弼、何晏開其先聲。晉書王衍傳曰：『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矣。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者恃以免身。故令之爲用，無得而貴矣。』又范寧傳曰：

「時以虛浮相扇，儒雅日替。寗以為其原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浮於桀紂。」這是魏晉時玄學的起原。但是王弼不曾作什麼詩，何晏詩今傳者有擬古、失題兩首，確是浮淺無味。所以當時詩界蒙玄學的影響尚不甚大。到了西晉竹林七賢，他們行為更加放達，其中阮籍、嵇康兩人的詩亦大進，他們蒙玄學的影響也更深了。到了東晉，玄學勢力發達到極點。晉書儒林傳序說：「有晉始自中朝，訖於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擯闕里之正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為流俗，目縱誕以清高，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頹毀。」其時的詩學界，幾幾乎與玄學打成一片，不可分析。故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說：「有晉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於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爾。」時詩與玄學合而為一，所謂「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舍玄學竟無詩可言了。這是玄學詩的最盛時期。

又東晉人士思想，與西晉不必盡同。以西晉所云玄理，不過老、莊，至東晉支遁、法深、道安、惠遠等人，並精佛理。一時文人，如殷浩、孫綽、許詢、謝尚諸人，並承其風，均以佛理為主，因而其理致益深，才藻益奇，故檀道鸞續晉陽秋說：「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詢及太原孫綽

轉相祖尙，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爲一時文宗，自此學者悉體之。』蓋一時風氣所趨，仿效者日益繁多，遂呈詩學界特殊現象。此外尙有江左地理的關係，及時代衰亂的關係，間接影響於文學者亦屬不小。容後詳述。

第二節　魏晉詩的派別

以上將魏晉詩學與思想的關係，略述大概；至當時玄學詩亦別數派，再分述之：

（一）憂憤派　當魏晉之際，王室孤立，權臣專恣，有身事亂朝，常恐遇禍，因作詩述志者，如阮籍詠懷八十一首是。鍾嶸詩品說：『詠懷之作，……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沈德潛說詩晬語亦說：『阮公詠懷，反復零亂，興寄無端，和愉哀怨，俶詭不羈，讀者莫求歸趣。』我們現在看來，詠懷詩八十一首，大抵皆憂時憤激之言。阮公身當亂世，進退皆難，不知何以自處，故發憤而詠此詩。觀他第一首說：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

憂思獨傷心！』

此詩明言『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卽表明他耳目之所接觸，無非傷心慘目之事。如孤鴻之哀號，翔鳥之悲鳴，皆愁慘之象，故令人中夜不寐，如有隱憂。雖有淸風明月之襟抱，亦無補於世道。其下『嘉樹下成蹊』『天馬出西北，』『平生少年時，』等首皆痛魏室之不振。『二妃遊江濱』『昔日繁華子，』『楊朱泣岐路，』等首斥司馬父子之奸險。『北里多奇舞，』『登高臨四野，』『灼灼西隤日，』等首刺當時黨附權勢者多。『丹心失恩澤，』『洪生資制度，』等首歎人心之頹廢。『昔年十四五，』『若花耀四海，』『朝陽不再盛，』等首思遁世以自修。陳沆詩比興箋曰：『人謂嗣宗放達士耳，今尋八十餘章，曾無孟浪之言，虛無之溺。』又曰：『粤自正始履霜之年，下窮景元倒柄之歲，觸緒抒騷，煩憂命管，畏顯題之賈禍，遂詠懷以統篇，雜沓無倫，蕭條百感。』現在看他八十一首雖多憂時傷亂之詞，忠憤之情，形於楮墨，而其歸結在遺世獨立。故第二十四首云：

『願爲雲間鳥，千里一哀鳴，三芝延瀛洲，遠遊可長生。』

第二十八首云：

『若花耀四海，扶桑翳瀛洲，日月經天塗，明暗不相讎，窮達自有常，得失又何求？』

第三十八首云：

『炎光延萬里，洪川蕩湍瀨，彎弓挂扶桑，長劍倚天外，泰山成砥礪，黃河爲裳帶，視彼莊周子，榮枯何足賴。』

皆抗志浮雲，遠游登仙之想，仍不脫道家色彩，但與厭世派之置一切人事於不顧者不同，故名之爲憂憤派。

（二）厭世派　這派詩人，見世事毫無可爲，遂視人間如陷阱，名利如網羅，急思委之而去，別覓一安身棲遯之所。如何晏擬古云：

『雙鶴比翼游，羣飛戲太清，常恐入網羅，憂禍一旦幷！豈若集五湖，順流唼浮萍？逍遙放志意，何爲怵惕驚？』

又失題云：

『轉蓬去其根，流飄從風移，芒芒四流涂，悠悠焉可彌？願爲浮萍草，託身寄清池，且以樂今日，

其後非所知。」

嵇康贈秀才入軍詩末數句亦曰：

「吉凶雖在己，世路多嶮巇，安得反初服？抱玉寶六奇。逍遙游太清，攜手長相隨。」

又答二郭云：

「詳觀凌世務，屯險多憂虞，施報更相市，大道匿不舒，夷路值枳棘，安步將焉如？權知相傾奪，名位不可居。鸞鳳避尉羅，遠託昆崙墟。」

他們激於亂世混濁，更從而推波助瀾，遂放情麴糵，自甘沈溺，聊且借以排除憂患，逍遣年華已耳。他們因為厭世，對於人世上一切舊制度，皆所厭棄；故起而菲薄禮法，輕視名節，一時聞風興起，竹林七賢為其巨擘，視劉伶酒德頌一文，足以代表其思想。要皆標榜老莊之玄學，反抗孔孟之儒學的。

（三）達觀派　前兩派詩人，因憤世而至於厭世，其行為雖妄誕不經，而其情實可悲憫。吾人試思，吾身既需衣食以為生，人緣豈能盡行斷絕？人事既不可絕，隨俗又不甘心，因之更有達觀一派。王羲之蘭亭集詩敘說：「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

外。雖趨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將這派詩人隨寓而安，怡然適志的心情，和盤托出。前兩派詩人皆抱悲觀，這派詩人則變其態度而爲樂觀了。觀王氏蘭亭集詩曰：

『仰視碧天際，俯瞰綠水濱，寥閬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工，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

又謝安蘭亭集詩曰：

『相與欣佳節，率爾同褰裳，薄雲羅景物，微風翼輕航。醇醪陶丹府，兀若游羲、唐，萬殊混一理。安復覺彭殤？』

其他孫統、曹茂之、桓偉、魏滂、孫綽等人皆有蘭亭集詩，其詞氣皆優游暇裕，與前兩派人之煩憂悶鬱者不同。但是文學中抒情，悲觀容易引起讀者同情，樂觀就不能如此。加以他們這派恬惰之詞，諸篇一致，使人讀之了無餘味。所以這派詩不爲後人所傳誦，甚且斥之爲『風騷體盡』也不算過分之詞啊。

（四）理想派　前述三派，雖其態度有悲觀、樂觀之分，而同屬於消極一流，更有積極描寫其理想境界，爲安心立命之地，如郭璞游仙詩是。其詞曰：

「靑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梁棟間，風出窗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翹迹企潁陽，臨河思洗耳。閶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蹇修時不存，要之將誰使？」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淸絃，放情陵霄外，嚼蕊挹飛泉；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煙，左挹浮邱袖，右拍洪崖肩，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

此派詩人雖遺世冥想，蟬蛻塵寰；然能馳域外之觀，抗陵霄之志，與前數派之純然消極者不同。乃後人評論此詩者，鍾嶸謂：「其詞多慷慨，乖遠玄宗。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李善謂：「其文多自敍，未能餐霞倒景，錙銖塵網。」皆未免吹求。劉勰說：「景純豔逸，足冠中興……仙詩飄飄而凌雲。」這種批評，較爲公允。

上述四派，皆蒙道家之影響，而做玄學詩的。當時亦有超然於玄學範圍之外，仍規倣舊制而做詩的，更有兩派，述之如下：

（一）詠古派　這派詩專以古人爲對象，其中又分三類：第一類是詠古人的。如曹植三良詩；後來陶潛詠二疏、詠三良、詠荊軻詩；顏延之王君詠等，皆屬這派。第二類是詠古事的。如左思詠史詩八首；袁宏詠史詩二首等。第三類是以史事入詩的。如阮籍詠懷第六首『昔聞東陵瓜，』以召平自比。劉琨重贈盧諶中用史事尤多，如云：

『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鉤，苟能隆二伯，安問黨與仇？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游，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雖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

後人對於這三類的詩，每多過分的稱贊；依我看這第一類簡直是贊體；第二類是論體；第三類是用典。皆非詩之正軌，就算不得是上乘了。

（二）擬古派　這派詩是專門模倣古人，製造假古董的。其中亦分二類：第一類是擬古詩。如陸機擬行行重行行，擬今日良宴會，擬迢迢牽牛星，擬涉江采芙蓉……這類作品，作爲教初學作詩方法，未嘗不可。若竟以此爲詩，我亦以爲不可。第二類是隱射古人或古事而作的。如漢代虞姬答項

王歆，李陵和蘇武贈答詩。與當日情勢不合，分明皆是魏晉以後人代作的贋品了。

以前三派玄學詩與後兩派做古詩比較，其價值孰優孰劣？這個結論，非我一人所能武斷遽定。我只能說前者是受當時思潮所趨使，是時代精神的產物，後者是反抗當時思潮，古調獨彈的作品罷了。

第三節　魏晉賦及駢文

自建安文人節縮上林京都諸大賦之局法，以爲短篇；魏晉人相承不改。其中尤以潘岳閒居、秋興各篇，意趣最爲雋永。雖其文既不高奇，又不工密，遠遜前人之精麗；而逸趣橫生，輕清爽利，出口如脫，誠別有風味。劉義慶世說新語註引續文章志說：「岳爲文選言簡章，淸綺絕倫。」綺而能清，確是安仁的的評。這是魏晉賦家第一派。

六朝人論西晉文學者，必首推潘、陸。故宋書謝靈運傳論以爲「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南齊書文學傳亦謂：「潘、陸齊名。」然看兩家風格，確相反對。文選注引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

蕪』陸機的賦，誠過於繁縟。故世說劉注引文章傳言：『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之，篇篇稱善，猶譏其作文太易。謂曰「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爲文，乃患太多也。」』文心雕龍鎔裁篇說：『至爲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反雲之論機，亟恨其多。而稱清新相接，不以爲病。』蓋陸氏逸思濤翻，奇情波湧，誠可謂才大如海。然文繁而詞隱，究不如潘之鋒發而韵流。這是魏晉賦家的第二派。

潘陸以外，當推左思。兩漢辭賦，惟逞麗詞，不免淫浮之譏。就是摯虞文章流別論所斥爲『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的。左思出而矯之，悉以徵實爲主。其三都賦敘曰：

『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先王採焉，以觀土風，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澳之產；見在其板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嘆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若斯之類，匪啻於茲。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爲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且夫

玉巵無當，雖寶弗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而論者莫不詆訐其研精，作者大氐舉爲憲章。積習生常，有自來矣。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色，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何則？發言爲詩者，詠其所志也；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美物者貴依其本；讚事者宜本其實。匪本匪實，覽者奚信？』

他這種排斥想像，推崇寫實的見意，是否有當，姑且置之不論。但說他既立意矯正漢賦淫浮之病，應當別開生面，特創新體。我們現在看三都賦的結構，仍屬模擬陳篇，不免冗長散緩之弊。如蜀都賦云：

於前則『跨躡犍牂，枕輢交趾，……』

於後則『卻背華容，北指崑崙，緣以劍閣，阻以石門，……』

於東則『左緜巴中，百濮所充，……』

於西則『右挾岷山，涌瀆發川，陪以白狼，夷歌成章，……』

其封域之內，則有『原隰墳衍，通望彌博，演以潛沫，浸以緜雒，……』

山園，則有『林檎枇杷，橙柿梬楟，……』

其圃，則有「蒟蒻茱萸，瓜疇芋區，……」

其瀛沃，則有「攢蔣叢蒲，綠菱紅蓮，……」

其文雖精麗宏博，文彩爛然，足與漢人比美；但刻畫太甚，實由苦心琢鍊，湊合而成，致骨力未充，無騁運跌宕之致。李善文選注說：「此文一出，都邑豪貴，競相傳寫，名重一時，洛陽爲之紙貴。」現在看來，完全模擬漢人，並非是創造的作品。也沒有多少奇思精彩。令人動魄驚心，算不得當時第一流的作品。這是魏晉賦的第三派。

晉賦中詞旨清新，最稱高秀者，當推孫綽天台山賦。其圖繪山川，吟詠物色，如云：

「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

兩語將天台山南門之峯勢，及其西東之瀑布，描摹盡致，眞不愧寫生的能手。其下又寫石橋之險云；

「跨穹隆之懸磴，臨萬丈之絕冥，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攬樛木之長蘿，援葛藟之飛莖。」

又寫天台頂之仙都云：

「陟降信宿，迄於仙都。雙闕雲竦以夾路，瓊台中天而懸居，朱闕玲瓏於林間，玉堂陰映於高隅。」

這類寫景的賦，當時實不可多見。比較前三派之規撫舊藝者，可稱爲別調。這是魏晉賦的第四派。

此外還有一派言志的賦，爲棗據之表志，曹攄之述志，庾敳之意賦是。然在前，漢有崔篆之慰志，馮衍之顯志，魏有劉楨之遂志，丁儀之勵志，皆屬此類，非作始於晉人。但這亦可謂魏晉賦的第五派罷了。

上述詩賦兩者，雖其內容日益分化，而體制仍遵舊章。時有特創新體，開四六文之門徑者，則陸機演連珠五十首是也。茲錄其一曰：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慘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傅玄敍連珠曰：「連珠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黃叔琳又曰「按文章緣起，『連珠揚雄作。』則連珠不始於班固。嗣後潘勗擬連珠，魏王粲倣連珠，晉陸機演連珠，宋顏延之范連珠，齊王儉暢連珠，梁劉孝儀探物作豔體連珠。又陳懋仁文章緣起注：『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二十二篇。」韓非子書中有聯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謂之連珠。』據此，則連珠又起於韓非子。今日連珠一體，舍陸氏所作外，傳世者實少，漢人所作的如何，不可得知。若以韓非子內外儲說言之，他不過間用排句，此則全用排句。推知漢人亦未必如陸文之對偶工整，聲韻諧協，以辭賦之支流，爲四六文之濫觴的。

第四節　魏晉小說及雜文

小說起原甚古，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載有伊尹說、鬻子說等書，久已亡佚。又有靑史子、臣壽周紀、虞初周說等近於歷史，所謂『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則野史一類的作品，可名之爲歷史派或紀實派的小說。至隋書經籍志載：『曹丕撰列異傳三卷，以序鬼物奇怪之事。』乃有神話派或志怪派的小說。後來干寶撰搜神記二十卷，又有荀氏作靈鬼志，陸氏作異林，戴祚作甄異傳，祖冲之

作述異記，祖台之作志怪。此外尚有孔氏、殖氏、曹毗等作品甚多。可算得魏晉時最盛的文藝。可惜現在除干寶搜神記而外，其他多不流傳。曹丕的列異傳中說到甘露年間事，已經爲後人所竄亂，非其原本了。至兩漢的小說，無一眞品，大概多出於魏晉人僞造。由此可以得兩個結論：（一）小說至於魏晉，才脫離歷史而爲純粹的文藝。（二）文藝小說至魏、晉人作品纔多。

魏晉間尚有一最大發明，就是『文論』及『文評』。從前人不知文論及文評是一種專門學問，多不注意他。至曹丕作典論，其中乃有論文一篇。今錄見昭明文選中。雖其評人僅及鄴下七子，論文僅列奏議，書論，銘誄，詩賦四體，然此篇實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創作。後陸機作文賦，詳言運思、命筆、立意、遣辭、種種要義，近於文學概論。其所論文體，有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十種，較之曹氏所說更加完美。到了摯虞著文章流別志論二卷，這類學問，纔有專書。可算當時文藝上一大特色。

西漢人散文概用單行之語，不雜駢麗之詞；至東京以後，文人往往以單文運偶語，成爲奇偶相生之勢。至建安之世，七子撰述，悉以排偶易單行，即非有韵之文，亦用偶文之體。這可算是散文駢偶化的趨勢。所以當時人所作論文，如曹冏六代論，韋曜博奕論，嵇康養生論，李康運命論，陸機辨亡論，

陸雲五等論，體皆近於辭賦；然論人論事之作，無關文藝，我們只得存而不講。又魏晉人妙善玄談，精言名理。莫不以識理相高，辨論爲業。此亦應於哲學史中言之，非本編所欲陳述者也。

第五章　南朝文學（西元四二〇年至五八八年）

第一節　南朝文學勃興的原因

南朝宋、齊、梁、陳四代人的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可算是極盛的時期了。試看當時文人輩出，眞是肩背相望，更僕難數。舉其最著者：如晉宋之際，則有謝混、陶潛、湯惠休諸詩人，皆自成一派。至於宋代，則顏延之、謝靈運最爲時人所重。顏、謝而外，文人甚衆，以傅亮、范曄、袁淑、謝瞻、謝惠連、謝莊、鮑照爲大家。齊初有王儉、褚淵、王僧虔，後有王融、謝朓，詩文並茂。齊、梁之際，則沈約、范雲、江淹、邱遲皆工詩文，任昉尤長載筆。後來劉孝綽、劉峻、裴子野、王筠、陸倕，詩文亦爲當時所法，柳惲、吳均、何遜尤以詩名。陳代文士，首推徐陵、沈炯，次有顧野王、江總、姚察諸家。一時濟濟稱盛，誠秦漢以來所罕見，可算是中古文學史上的黃金時代了。而且最奇的現象，這班文學之士，大半出於世族。每見一門之內，父子兄弟，

各以文學擅名。如南史劉孝綽傳說：『孝綽兄弟及羣從子姪，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有！』王筠傳載筠與諸兒書說『史傳所稱，未有七葉之中人人有集，如吾門者。』這皆是的確的事實。因為文人多出於世族，故其文學成功，多在早年。莫不才思敏捷，或援筆立成，或文不加點。不知這班天才文人，何以皆會粹於是時，而放文學上異彩，蔚為大觀呢？推原其故，約有數因。

（一）時代關係　自西晉末年，五胡競起，割據中原，建立兩趙、三秦、四燕、五涼，及漢、夏等十六國，互相攻伐，亙百餘年而不止。漢民族所根據之黃河流域，一寸乾淨土亦沒有，還有什麼文化可說呢？所以一時名士，莫不渡江南遷。江左一隅，遂為文人會粹之所。其初，武人尙有擊楫悲歌，誓復中原；文人尙作新亭之泣，傷心故國。到了後來，劉裕以功高而受晉禪，蕭道成以國亂而篡君統，蕭衍更受齊禪而為梁，陳霸先又代蕭氏而立國。百六十餘年之間，君臣篡奪，上下爭權，內亂屢興，封疆日蹙。士大夫逃生救死之不遑，安有經綸邦家，澄淸宇宙之志呢？大家惟有朝夕晏安，相率到文苑藝圃裏去，尋些樂趣，聊以自慰罷了。這是南朝文學勃興的第一個原因。

（二）地理關係　自古北派文學偏於實際，南派文學偏於理想，詩經及楚辭是他們的代表

了。這是因爲氣候及生物的關係。北方氣候嚴寒，生物缺乏，故曹操苦寒行云：『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太息，遠行多所懷！』雖僅寫一地，可以代表大部分。曹植贈白馬王彪詩又云：『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零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中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岡，修坂造雲日，我馬玄以黃。』也是寫北地跋涉之苦借以抒其悶鬱之懷。若南朝四代所都的建業，地當吳頭楚尾，江左淮南。較之北方，氣候有慘舒之別，山川有清濁之分，物產更豐富不同。一班渡江名士，遠離寒荒之境，置身佳麗之邦，不覺俯仰之間，悲愉易位，難怪他們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終日模山范水，樂而忘返了。這是六朝南派文學代漢、魏北派文學而起的一大機會，卽當日文學勃興的第二個原因。

（三）思潮關係　自玄理大盛，佛法東來，晉宋學者乃由老莊思想變而爲佛老。一時文人，如陳郡謝靈運，琅琊顏延之，衡陽太守何承天，莫不怡情禪悅，究心佛典。齊竟陵王蕭子良，琅琊王僧虔，及吳郡陸澄，王儉，僧虔從孫融，汝南周顒，會稽孔稚圭，並敍佛書。梁武帝捨身事佛，昭明太子及簡文帝、元帝更好談玄。陳武帝亦捨身莊嚴寺，文帝自稱菩薩戒弟子。這是南朝思想界的現象。當時文藝

蒙其影響，煥然改觀。建築上有天竺式的伽藍，雕刻上有立體的造像，繪畫上有背影的山水。而詩人歌詠，動稱三世之辭，學者著書，每爲因果之說。這皆是當時思潮反映於文藝之顯著者。更因字母之說，而發明四聲，容於後章詳之。這是南朝文學勃興的第三個原因。

（四）政治關係　漢因武帝及淮南王，梁孝王雅好文辭，一時文風爲之大振。魏有曹氏父子，乃得鄴下諸賢。這不過少數大力者提倡，遂有那樣效果。若南朝君相，幾無一而非文豪，尤足令人驚異不置了！試觀南史臨川王義慶傳說：『文帝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宋書武帝紀說：『帝才藻甚美。』慶帝紀說：『帝頗有文才。』當時宗室，如南平王休鑠，建平王弘，廬陵王愛眞，江夏王義恭等，莫不招集才士，愛好文義。齊書高帝紀說：『帝博學，善屬文。』諸子如鄱陽王鏘，江夏王鋒，豫章王嶷皆以文學著名；梁武帝更崇尙文藝，其嗣子，昭明太子，簡文帝，元帝均以文學爲天下倡。其餘諸子，諸孫，及宗室能文者，不可勝計。陳承梁季之亂，文學稍衰，自世祖以後，漸復舊狀。後主在東宮，汲引文士，如恐不及。故后妃宗室，皆競爲文辭。開國功臣，如侯安都、孫瑒等均結納文士。故文學大昌，訖於亡國。這是政治領袖竭力提倡，所以文學勃興的第四個原因。

（五）文藝獨立　前人說：『餘力學文，』看文學不過是道德的附屬品罷了。漢魏以來，文學雖盛，亦未嘗別立一科。自宋文帝元嘉十六年，置立四學，於儒學、玄學、史學三館外，別立文學館，使司徒參將謝元掌之。後來明帝泰始六年，立總明觀，亦分儒、道、文、史、陰陽五部。並見南史宋本紀。劉申叔先生中古文學史說：『此文學別於他科而獨立之始。』劉先生又說：『文章志一書，始作於摯虞；至南朝傅亮著續文章志，宋明帝著江左文章志，沈約著宋世文章志，並見隋書經籍志。』蓋一種獨立的學問，必有專門的歷史，專史愈豐富，由於其學問日見發達。這是南朝文學勃興的第五原因。

上述五者，皆南朝文學勃興之最大原因也，其他尙有助緣，不及瑣述。至於南朝文學價值如何，那更是別一問題，非本編所欲申述的了。

第二節　南朝文學的嬗變

詩文到了晉代，易樸爲雕，化奇作耦，已與魏、晉不同了。到了南朝，色澤愈趨妍麗，體制愈加工整，音韵更爲諧適。較之晉人，尤爲殊異。劉申叔先生說此種變化，厥有二因：

（一）聲律說之發明　反切之法，始於魏之孫炎，其時李登有聲類一書，以五聲命字，其書不傳，今無可考。晉代呂靜仿李登之法，作韻集五卷今亦不存。自竺法護四十一字母之說出，齊人周顒著四聲切韵，梁人沈約著四聲譜，王斌著四聲論，由是四聲之說發明，文學上乃生絕大的變化。南史陸厥傳說：『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琊王融以氣類相推。汝南周顒善識聲韵，爲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韵，有平頭、上尾、蠭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韵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沈約傳又曰：『約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從四聲發明，文句必調平仄，五字之中，不能皆用平聲或仄聲；兩句之內，不能以平聲對平聲，仄聲對仄聲。文句必須平仄相間，高下寘節，所謂『判低昂，審清濁。』使人讀之口脗調利，律呂諧和了。但時人對於聲律之說，每持異說。如南史庾肩吾傳說：『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韵，彌爲麗靡。』鍾嶸詩品曰：『使文多拘忌，傷其眞美。』我們現在對於四聲的利弊可置之不論。但說齊梁文學異於前人，這是最大的一個分別。故王闓運稱這派用聲韵的詩爲『新體詩，』誠與魏、晉以前的舊詩大大不同了。

（二）文筆之區別　文筆之辨，起於南朝。漢魏以前，散文中或夾韻語，奇偶可以疊用，未嘗有文筆之分。晉宋以還，乃有此辨。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說：『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慧，筆端而已。』則惟以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爲文。據范曄與甥姪書曰：『手筆差異，文不拘韻。』文心雕龍總述篇亦曰：『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兩家又以有韻爲文，無韻爲筆。劉先生以宋、齊、梁、陳各史傳證之，知當時所謂筆者，非徒全任質素，亦非偶文爲文，單語爲筆也。蓋學時世俗之文，有質直敘事，悉無浮藻者，如今本文選任昉彈劉整文所引劉寅妻范氏詣台訴詞是也。亦有以語爲文，無復偶詞者，如齊世祖敕晉安王子懋諸文是也。然史傳諸云文筆、詞筆、以及所云長於載筆，工於爲筆者，筆之爲體，統該符、檄、牋、奏、啓、書、札、諸作言，其彈事、議對之屬，亦屬於筆，史冊亦然。凡文之偶而弗韻者，皆晉宋以來所謂筆類也。更即雕龍篇次言之：由第六迄於十五，以明詩、樂府、詮賦、頌贊、祝盟、銘箴、誄碑、哀弔、雜文、諧讔諸篇相次，是均有韻之文也。由第十六迄於二十五，以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啓、議對、書記諸篇相次，是均無韻之筆也。此非雕龍文筆二體之驗乎？蓋晉宋以降，惟以有韻爲文，故當時無韻之文，亦矜尚藻

彩，迄於唐代不衰。』文學界說自此始嚴，必偶語用韵，而後謂之文。即所謂筆，亦以藻彩相尙。此又是南朝文學異於漢魏之特點。

第三節　南朝文學的派別

緣前述諸端，南朝文學變化極大，其派別亦日趨複雜，玆擇其著者，約分數派述之：

（一）山水派　文心雕龍明詩篇說『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釆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由玄學詩變而爲山水詩，這是晉宋之間文學界最好的消息。因爲冲淡無味的幾句出世話，說之不休，沒有多少興趣。就進一步而爲游仙詩，將理想的境界具體寫出，亦是可望而不可卽，望梅止渴的空談。當此『亂離瘼矣，奚其適歸』的時候，究竟有什麼辦法，實現我們詩人的理想呢？惟有山顚水涯，深林空谷，寒荒寂寞之地，隔絕人間，比較與我們理想的境界接近些罷了。因此由理想的游仙詩，更進而爲山水詩，這亦是必然的趨勢。風氣既然轉移，大家皆走這條新路，作品非常之多，其中以陶潛及大謝、小謝爲三大

家，試略述之：

（甲）陶潛　淵明本是晉人，但其山水詩當作於入宋致仕以後，開宋人之先聲。他的詩描寫農村景色，最爲眞切。如歸田園詩第一首云：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楡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村人，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頂。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

將田園前後左右的景物，寫得如在目前。『曖曖遠村人，依依墟里煙』兩句，寫遠看茫昧的情形，尤有奇趣。又第三首云：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霑我衣，衣霑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這首前後幾句，皆爲隱喩，含有諷世之意，獨『帶月荷鋤歸』一句，寫景入神，最爲清絕。又游斜川云：

『氣和天惟澄，班坐依遠流，弱湍馳文魴，閒谷矯鳴鷗。迥澤散游目，緬然睇曾丘，雖微九重秀，顧瞻無匹儔。』

寫山澤之間，鳥飛魚躍，眞覺得天氣澄和，風物閒美，非親身目睹者不能寫得如是逼眞。又飲酒云：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

這首寫採菊之時，偶然見山，並非着意看山，而景與意會，故意趣悠然，眞是出神入化之筆。淵明詩的特長，在不用彩藻而沖淡高遠，合於自然；非胸襟閒適，深得農田眞趣者，不能爲此本色語也。

（乙）謝靈運　宋書謝靈運傳說：「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素所愛好，遂肆意游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民間聽訟，不復關懷，所志輒爲詩詠，以致其志焉。」又說：「靈運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生百數，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備盡登躡。」他簡直以山水爲性命，官可以不做，民事可以不理，甚至衣食都可以捐棄，山水是不可不登臨的了。所以他的詩天質奇麗，運思精鑿，足見工力之深，非淺率者所可幾及。如過始寧墅云：

「剖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山行窮登頓，水涉盡洄沿。巖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綿，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淸漣。」

寫山深水曲，雲與石相倚，水與竹交映，而用一「抱」字及「媚」字，把自然加以人格化，皆成活物，這是何等奇趣。又其登江中孤嶼云：

「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

寫天光雲影，湛然清明。又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云：

「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

寫清晨山谷間雲霧彌漫的景色。又游南亭云：

「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密林含餘清，遠峯隱半規。」

寫日暮雨霽，林峯隱約的景色，又七里瀨云：

「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

寫秋日荒林景象。又初去郡云：

「溯溪終水涉，登嶺始山行，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飛泉，攀林搴落英。」

寫秋夜月明景象。總之：靈運寫各種風物，皆能各極其致，頗費慘淡經營。不過句磨字琢，偏於雕縟；較

之淵明，天工人巧各不相謀了。

（丙）謝朓　前舉陶詩淸新，謝詩精豔，玄暉較爲後出，其風格異於兩家，而備有淸俊富麗之長，難怪他獨步蕭齊一代了。觀其之宣城詩云：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騖，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

寫江天遠望雲樹蒼茫景象遼闊。又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云：

「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

餘霞成綺，澄江如練，天光水色，映帶尤奇。和王融登八公山云：

「二別阻漢坻，雙崤望河澳，茲嶺復巑岏，分區奠淮服，東限琅琊台，西距孟諸陸。阡眠起雜樹，檀欒蔭修竹，日隱㵎疑空，雲聚岫各複。出沒眺楼雉，遠近送春目。」

登高眺遠，感物造端，氣勢至爲雄渾。又游東田云：

「戚戚苦無悰，攜手共行樂，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遠樹曖阡阡，生烟紛漠漠，魚戲新荷動，

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魚戲鳥散閒情逸致，寫來亦至清綺。鍾嶸詩品說他：『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善自發端，而篇末多躓，此意銳而才弱也。』現在看他如暫使下都詩起句云：『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發端的確遒勁。又如和王季哲怨情結句云：『故人心尙爾，故人心不見。』篇末未免稍弱。然亦不見首首如此。若說『微傷細密，』這是齊人詩協平仄的關係。我們試他玉階怨及王孫游兩首，已有唐人絕句的形式。而懷故人句云：『清風動簾夜，孤月照窗時，』則又唐人律句之先聲也。

（丁）山水文　當時人於山水詩外，還有專門描寫山水的小品文章。如陶宏景答謝中書書云：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的，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花，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頹，沉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寥寥數語，簡澹高素，蕭然塵埃之外。比漢人長篇大賦好得多，眞是少許勝人多許啊。又吳均與宋元

思書曰：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岸高山，皆生寒樹，負勢上競，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峯。泉水激石，冷冷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轉不窮，猨則百叫無絕。鳶飛戾天者，望峯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橫柯上蔽，在晝猶昏；疏條交映，有時見日。」

掃除浮豔，滲然無塵，南朝此作，頗爲難得。這種名之爲文，不如謂爲「散體詩」較爲確當。又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寫廬山景色曰：

「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歛江潮，峯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縟，若華夕曜，巖澤通氣，傳明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青靄，表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鎭控湘漢者也。」

亦能將煙雲變幻，寫得盡態極妍。但其全文鑄詞精縟，用字鍾鍊，出於漢人京都等賦。只可謂之「無韻賦」不能謂爲「散文詩」了。

（二）宮體派　宮體詩是南朝最盛的一種側豔詩，其體作始於梁，大盛於陳。劉申叔先生考晉宋之間已經有了。他說『晉宋樂府，如桃葉歌、碧玉歌，白紵詞、白銅鞮歌，均以淫豔哀音，被於江左。迄之蕭、齊，流風益盛。其以此體施於五言詩者，亦始晉、宋之間，後有鮑照，前有惠休。特至於梁代，其體尤昌。南史簡文紀謂：「帝辭藻豔發，然傷於輕靡，時號宮體。」徐摛傳亦謂：『屬文好爲新變，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始。』蓋當此之時，文士所作，雖多豔詞；然尤以豔麗著者，實惟摛及庾肩吾。嗣則庾信、徐陵承其遺緒，而文體特爲南北所崇。此則大同以後文體之一變也。又據陳書、南史後主紀及張貴妃各傳，謂「帝荒酒色，奏伎作詩，以宮人有文學者爲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采其尤豔麗者，以爲典調，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江總傳亦謂：「尤工五七言詩，溺於浮靡，日與後主游晏，後庭多爲豔詩。好事者相傳論玩，於今不絕。」是陳季豔麗之詞，尤較梁代爲盛。卽魏徵陳論所謂「偏尚淫麗之文也」』他把宮體詩的本源及其末流，說得極詳盡了。試將他們作品略引如下，以見異同。

鮑照代白紵曲云：

『朱脣動，素袖舉，洛陽少年邯鄲女，古稱淥水今白紵，催絃急管爲君舞。窮秋九月荷葉黃，北風驅雁天雨霜，夜長酒多樂未央。』

『春風澹蕩使思多，天色淨綠氣妍和，桃含紅萼蘭紫牙，朝日灼爍發園花，卷幌結帷羅玉筵，齊謳秦吹盧女弦，千金一笑買芳年。』

湯惠休白紵歌

『琴瑟未調心已悲，任羅勝綺彊自持，忍思一舞望所思，將轉未轉恆如疑。桃花水上春風出，舞袖逶迤鸞照日，徘徊鶴轉情豔逸，君爲迎歌心如一。』

『少年窈窕舞君前，容華豔豔將欲然，爲君嬌凝復遷延，流目送笑不敢言，長袖拂面以自煎，願君流光及盛年。』

四詩寫舞女風情綺麗，湯詩尤爲哀感。南齊書文學傳說鮑詩『雕藻淫豔，傾炫心魂。』南史顏延之傳『延之詆惠休製作爲委巷中歌謠。』這類詩歌，在當時已覺得輕靡，難登大雅之堂了；那知梁陳宮體，更加豔發。試錄數首如下：

梁簡文帝美女篇

『佳麗盡關情，風流最有名，約黃能效月，裁金巧作星；粉光勝玉靚，衫薄擬蟬輕；密態隨羞臉，嬌歌逐軟聲；朱顏半已醉，微笑隱香屏。』

梁簡文帝戲贈麗人

『麗妲與妖嬙，共拂可憐粧，同安鬟裏撥，異作額間黃，羅裙宜細簡，畫屧重高牆。含羞來上砌，微笑出長廊，取花爭間鑷，攀枝念蕊香；但歌聊一曲，鳴弦未肯張，自矜心所愛，三十侍中郎。』

梁簡文帝率爾為詠

『借問仙將畫，詎有此佳人？傾城且傾國，如雨復如神；漢后憐飛燕，周王重姓申，挾瑟曾遊趙，吹簫屢入秦，玉階偏望樹，長廊每逐春，約黃出意巧，纏弦用法新；迎風時引袖，避日暫披巾，疏花映鬢插，細佩繞衫伸。誰知日欲暮，含羞不自陳。』

陳後主玉樹後庭花

『麗宇芳林對高閣，新粧豔質本傾城，映戶凝嬌乍不進，出帷含態笑相迎；妖姬臉似花含露，

玉樹流光照後庭。』

陳後主七夕宴樂修殿

『秋初芰荷殿，寶帳芙蓉開，玉笛隨弦上，金鈿逐照迴，釵光搖玳瑁，柱色輕玫瑰，笑靨人前斂，衣香動處來，非同七襄駕，詎隔一春梅？神仙定不及，寧用流霞杯？』

這類的詩，雖說是輕浮淫豔；然他們對於女性，僅爲肉體的描寫，沒有多少神致。不能說他是有價值的作品。

（三）諷刺派　諷刺類的詩及文，當時謂之『諧讔』文心雕龍說：『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讔者，隱也。遯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其體起原亦古，但至宋、齊而後，作者益加輕薄。南史文學傳說：卞鑠爲詞賦，多譏刺世人。丘巨源作秋胡詩，有譏刺語。卞彬擬枯魚賦喩意。又著蚤、虱、蝸、蟲等賦，大有指斥。永明中，諸葛勛爲國子生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到梁代世風益薄，嘲諷之文更多。梁書臨川王弘傳說：『豫章王綜以弘貪吝，作錢愚論，其文甚切。』又南史江德藻傳說：『弟從簡作采荷調，刺何敬容，爲當時所賞。』現在錄最著名的孔稚圭刺周彥倫的北山移文以

見例。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烟驛路，勒移山庭。……世有周子，儁俗之士，既文且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纓情於好爵。……
……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澗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今又促裝下邑，浪栧上京，雖情殷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汙淥池以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

看其文詞嚴義正，筆墨飛舞。然而牙尖口利，可謂刻薄到極點了。

（四）數典派　這是南朝流行最盛而價值最少的一派文學。其風氣開於宋代顏延之。詩品說：「顏延之喜用古事，彌見拘束，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學殆同書抄。」後來任昉用典尤多。南史任昉傳說：「晚轉好詩，用事過多，屬詞不得流便。自爾都下之士慕之，轉爲穿鑿。」詩品亦云：「任昉博物動輒用事，是以詩不得奇。」是南朝人詩，數典爲其最大一派。他們有所謂「離合詩」「回

文詩』『建除詩』『四色詩』『八音詩』『數名詩』『州郡名詩』『藥名詩』『姓名詩』『鳥獸名詩』『樹名詩』『草名詩』『宮殿名詩』各體；又有什麽叫做『大言詩』『小言詩』皆是工於數典之詩，實皆無大價值，現在不必徵引。所以詩品批他謂『拘攣補納，蠹文已甚』齊書文學傳說：『緝比事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文拘制。』皆是確切的批評。但他們多聞強記，炫博驚奇，不能不說他有本領。到了王儉使賓客隸事，梁武帝又集文士策經史事，製成類書，從此屬文之士，取材於此，操筆便成文章，華詞翰藻，滿紙皆是，文體更卑靡了。

（五）模古派　當此舉世競爲新體，習華隨侈之時，而主張模擬古調的，仍時有所聞。試觀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說：『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依其說觀之，其時摹古的作家，大有人在。雖然，他們的作品侈陳故訓典制，未免可笑；但是他們這種風氣，居然流傳於京師，就很值得注意了。不知究竟是什麽人如是主張呢？現舉宋代裴子野爲其代表。裴氏見宋明帝命文武臣課詩，有人買文來應命，痛恨天下風尚雕蟲

之藝，不知留心經史，乃作雕蟲論以詆之。其說曰：

『古者四始六義，總而爲詩；既形四方之風，且章君子之志，勸美懲惡，王化本焉。後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通。若悱惻芬芳，楚騷爲之祖；靡漫容與，相如和其音；由是隨聲逐景之儔，棄指歸而無執，賦詩歌頌，百帙五車；蔡邕等之俳優，揚雄悔爲童子。聖人不作，雅鄭誰分？其五言爲詩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其枝柯。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繡鞶帨，無取廟堂。宋初訖於元嘉，多爲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年少，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爲急務，謂章句爲顓魯，淫文破典，斐爾爲功；無被於管弦，非止於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遺風也。』

他這篇議論，對於南朝浮靡派的文藝批評得不留餘地了。但是他自家主張鎔經鑄史，實事文藝無關。他是個史家，蓋以史學眼光來批評文學。所以梁簡文帝說：『裴氏乃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他這種議論，沒有什麼價值了。當時還有一個詩文並茂的作家，竭力變革新體，效法漢魏的南齊書

文學傳說『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眩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衞，鮑照之遺烈也。』我們看鮑照的詩文，雖是雕藻淫豔：但是他化複爲單，變紆徐爲險急，所以蕭子顯說他：『發唱驚挺，操調險急，』與當時一般文藝實在不同。他集中有許多擬古詩、紹古辭，還有學劉公幹體、擬阮公詠懷詩、學陶彭澤體。他的蕪城賦雖開律賦之先聲，登大雷岸與妹書仍是規模漢賦。他的詩雖自成一家，似未脫摹古的色彩。

（六）平民文學　以上所舉皆是當時文人的文藝。此外樂府中所收的平民詩，不少有價值的作品，尤以哀情及豔情兩類詩爲最多。如華山畿二十五首，其末數首云：

『相送勞勞渚，長江不應滿，是儂淚成許。』

『奈何許，天下人何限，慊慊只爲汝。』

『松上蘿，願君如行雲，時時見經過。』

『夜相思，風吹窗簾動，言是所歡來。』

『長鳴雞，誰知儂念汝，獨向空中啼？』

「腹中如亂絲，憒憒適得去，愁毒乙復來。」

又讀曲歌八十九首，其中數首云：

「芳萱初生時，知是無憂草；雙眉畫未成，那能就郎抱？」

「日光沒已盡，宿鳥縱橫飛；徙倚望行雲，蹀躞待郎歸。」

「閨閤斷信使，的的兩相憶；譬如水上影，分明不可得。」

「逍遙待曉分，轉側聽更鼓；明月不應停，特爲相思苦。」

又子夜歌二百首，其中數首云：

「秋風入窗裏，羅帳起飄颺，仰頭看明月，寄情千里光。」

「途澀無人行，冒寒往相覓；若不信儂時，但看雪上跡。」

「自從別歡來，奩器了不開；頭亂不敢理，裝拂生黃衣。」

「果欲結金蘭，但看松柏林；經霜不墮地，歲寒無異心。」

這類文字淺顯明白，不加絲毫粉飾，而眞情畢露，委婉動人；較那班文人矯揉造作的作品，自然好得

多。此外尚有石城歌、莫愁樂、烏夜啼、襄陽樂等，皆歷來論南朝文學的人所不注意的平民文學。

（七）小說　漢魏由歷史派小說而爲誌怪派小說，至南朝又變爲故事派小說。故事或捃摭前聞，或記錄時事，本屬歷史之一種。但南朝人故事小說，多採擷古今佳事佳話，或詞冷而趣遠，或事瑣而意深，風旨各條不同，事事皆有寄託，其文學興趣極其濃厚。所以他們這派小說，可謂之文藝的故事，與那些瑣碎的街談巷語，寫實的遺聞逸事，絕對不同。試舉劉義慶的世說新語爲例，以見大凡。世說言語第二曰：

『庾公造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所欣說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淸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飮宴。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惟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勠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爲懷。」』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

每敍一事，寥寥數語，而淸辭麗句，旨趣超遠，令人玩味無窮。劉申叔先生中古文學史上說：『自晉代人士，均擅淸言，用是音語文章，雖分二途，而出口成章，悉饒詞藻。晉宋之際，宗炳之倫，承其流風，兼以施於講學。宋則謝靈運、謝瞻之屬，並以才辯辭義相高，王惠精言淸理。齊承宋緒，華辯益昌。齊書稱：「張緒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飢疲。」又稱：「周顒音辭辯麗，辭韻如流，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又謂：「張融言辭辯捷，周顒彌爲淸綺，劉繪音采不瞻，麗雅有風則。」迄於梁代，世主尤崇講學，國學諸生，惟以辨論行玄爲務。或發題申難，往復循環。具詳南史各傳。』他這段話，將當時言語文辭發達的原因，說得非常詳盡。當時於世說之外，這派小說甚多，見於隋書經籍志者：梁

沈約有俗說三卷，殷芸有小說三十卷，楊松玠有解頤二卷，劉孝標有世說注十卷，皆屬故事的小說。

（八）批評文學　文學批評之書，始於魏晉人；至南朝作者更多，其最有名者以劉勰文心雕龍及鍾嶸詩品，爲中古兩大名箸。但兩書內容，略有同異：（一）文心雕龍上卷分論各種文體。就每種文體，溯其原流，釋其名義，並舉古人名篇，討論其得失。下卷專言文章的原理，原則，近於推理的批評。詩品敍中總論歷代詩學變遷之趨勢；其本文將漢魏以來詩人一百二十二家，分列上中下三品，詳言其派別利弊。兩書的體例不同。（二）劉、鍾兩氏同生於齊、梁之際，劉氏對於當時發明之聲律說，極表贊同。其聲律篇曰：『凡聲有飛沈，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韵雜句而必睽。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與沈約『前有浮聲，後須切響，兩句之中，輕重悉異。』之說相合。鍾氏則竭力反對，謂其『襞積細微，專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眞美。』這是他們對於當時新體詩意見的不同。劉氏最重情性，反對造作。其情彩篇曰：『文彩所以飾言，而辨麗本於情性。』麗辭篇曰：『氣無奇類，文乏異彩，碌碌麗辭，昏睡耳目。』鍾氏亦謂：『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又謂『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這是他們根本意見相同之點。要而言之：其持論雖有參差，其價值難

制高下，皆後人公認爲不朽之名作也。

第四節　結論

南朝文學，誠中國美文全盛時期。惟其過於繁華綺豔，不免『文勝』之譏。這也是秦、漢以後質文代變，往復循環的一種自然現象。因爲秦、漢兩代文學墮落到最低度，魏晉以後，一天一天澎漲，漲到齊、梁，可謂到最高潮了。茲將其回漲的趨勢，列舉數點以明之：

（一）由質趨文　秦人無所謂文學，其四言韻語的刻石，簡直就是一種文告。前漢除去最少數楚調詩，及平民的相和歌而外，其他多係模倣的無生氣的作品，後漢並這種作品也不多見了。直到建安之際，纔有五言詩發生。樂府詩到了曹氏父子一般文人手裏，也就大有可觀了。晉人言詩，乃有『緣情而綺靡』之說，主張華飾；但其時玄風獨扇，詩多沖淡。潘、陸之作，方縟旨星稠，繁文綺合；顏、謝繼起，由數典而趨琢句，益重彩藻。梁、陳宮體方興，更務側豔。所以昭明文選敍以『沈思翰藻』爲極則；元帝金樓子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乃得爲文。這皆是由質趨文之表徵也。

（二）由單趨複　古人行文，本來駢散不分，單複並用。這是文言合一時代，文章務便於口說的原故。秦漢以後，文語分途，文章乃有單複之別。劉申叔先生論漢魏文章變遷曰：『西漢之時，箴、銘、賦、頌，原出於文；論、辯、書、疏，原出於語。觀鄒、枚、楊、馬之流，咸上詞賦，沈思翰藻，不歌而誦；旁及箴、銘、騷、七，咸屬有韻之文。若賈生作論，史遷報書，劉向、匡衡之獻疏，……大氏皆單行之語，不雜駢驪之詞。或出語雄奇，或行文平實，咸能抑揚頓挫，以期語意之簡明。東京以降，論辯諸作，往往以單行運排偶之詞；而奇偶相生，致文體迥殊於西漢。建安之世，七子繼興，偶有撰著，悉以排偶易單行；華靡之作，遂開四六之先，而文體復殊於東漢。』他這是說漢、魏文體的變遷。西漢之世，雖屬韻文，而對偶之法未嚴。東漢之文，漸尚對偶。至魏晉之文，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剖毫無析釐，駢驪之風頓盛。至於南朝，務以聲色相矜，藻繪相尚，四六之體，至此成立。這皆是由單趨複之表徵。

（三）由剛趨柔　有人說：西漢之文，多雄麗剛勁；東漢較有遜色，然樸茂之氣仍存，魏晉之文，雖多華靡，尚有清氣；六朝以降，偏重詞華，靡曼纖冶，毫無風骨。這種說法，似合乎自然趨勢，然其詞氣之間，妄分優劣，這是一種偏見。友人某君與我論文書，嘗說：『自晉而後，雄偉之文不再見；至宋而後，

古雅之作不可過；至齊而後，遒整之氣不復存。』我復他信說：『足下謂晉以後雄偉之文不再見，此非的論也。試觀晉文之著者，如劉琨勸進、北伐諸表，及盧諶爲劉氏理寃一文，煌煌巨制，冠絕一時。其他論著之屬，如陸機辨亡，江統徙戎，雖賈生治安，無以遠過。齊梁以來，誠多短作，然哀江南賦，亦出陳世。並宜分別觀之。又謂宋以來，古雅之作不可過，齊後遒整之氣不復存。此聲律說發明，新舊文體之變革也。夫駢四驪六之風，實起蕭齊以後，自是聲調妍美，而漢魏質厚之風少殺。此由質趨文，自然之趨勢，亦未容抑揚於其間也。』因爲優美與壯美，派別不同，不可比較。如甲冑之士，與粉黛佳人，各有風格，不容相提並論。又如鼓角悲壯之聲，與絲竹柔靡之調，各有所用，不必奏於一處。見者聞者亦各有嗜好，彼此不必相強。若妄分高下，褒甲貶乙，那就未免可笑。所以我們只要人知到由陽剛而至陰柔，由壯美而爲優美，這是漢、魏六代文學界自然趨勢，盛衰之說，優劣之分，那就置之不論了。

（四）由實趨虛　兩漢詩文所寫多屬實境，惟賦家詞尙假託，而用意仍在諷勸人君，未能馳思於八表以外。樂府詩出於文人者皆頌禱之詞；出於平民者，多抒情之什；古詩十九首更屬人間感想。其中『牽牛織女』一首，亦不過借二星爲象徵，詠男女之慕悅而已。惟張衡仙詩，算是一種新聲。

正始以後，詩雜仙心；江左篇製，玄言尤盛；然而意旨率多浮淺，辭趣千篇一律，沒有多大價值。到了郭璞游仙詩，乃挺拔而稱惟一的傑作。至南朝陶、謝之詩，雖以山水爲其對境，而能加以美化，抒其理想，實境卽虛境也。試觀淵明飲酒詩云：「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無心見山，而景與意會，此意境中之山，非望中之山。靈運進帆海詩云：「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大海蒼茫，而虛舟獨能超越，此亦意境中之海，非望中之海。這是因爲他們皆精研佛理，故能卽色卽空，兩無所礙。故陶云：「此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謝云：「慮淡物自輕，意愜理無違。」皆是說明他們雖寫實境，而意中別有寄託。這是由實趨虛的表徵。

第六章　北朝文學（西元三九八年至五八一年）

東晉南遷，河淮之間，爲五胡所蹂躪，中國文化自此蕩然無遺，還說到什麼文學呢？至拓跋氏統一北方，孝文定都洛陽，力變胡俗，提倡華化，文學稍稍振起。北齊篡有東魏，享國日淺，歿無可觀。而其時改革文學動機已露；至宇文泰專政，任用蘇綽，主張文學革命，南朝文風至此大變；唐宋人『古文運動』由此發端。北周可謂南朝文學反動時期，唐宋文學胚胎時期。

第一節　北朝詩賦

北史文苑傳說：『中州板蕩，戎狄交侵，僭僞相屬，生靈塗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有時而間出矣。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戰陳，章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這是說當時中原擾攘，滿地兵戈，做散文的尚有其人，做詩賦者

就不可多得了。然而北魏有溫子昇，胡叟等；北齊有邢邵、祖挺、鄭公超、蕭慤、顏之推等；北周有庾信、王褒等；他們未嘗無名章美句，流傳於世。不過他們的風格，與南朝之綺豔派不同耳。最奇怪的是庾信，他本爲梁庾肩吾之子，他早年與徐陵同爲梁太子抄撮學士，文亦綺麗，世號徐、庾體。後來他出使西魏，遂居北方，又仕於北周，遂變其體爲蒼涼悲壯之致。這眞是受環境熏染的原故，否則至於前後判若兩人。然則他如不到北方去，那些擬咏懷詩及哀江南賦就做不出來。文學眞是環境的產物啊。

北朝除少數文人外，其武人亦有矢口直陳，自然高古的詩，如斛律金敕勒歌曰：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莽莽而來，氣魄何等雄厚，非琢句鍊字者可比，這種作品，可以代表北人精神。此外還有民間作的木蘭詩、企喻歌、幽州馬客吟歌辭、隴頭歌辭、折楊柳歌辭，皆屬北音。尤以木蘭詩事蹟奇偉，詞義異常壯烈。其『朝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至黑水頭，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一段，至今讀之，如見其人，如聞其聲，猶覺懍懍有生氣，非北派詩人不能爲此也。

第二節　復古運動

北派文人不滿意南朝文學，想對他革命，不能不提出古人來壓倒他，於是有復古運動。這種風氣，倡始於北齊顏之推，其家訓論文學曰：

「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豔。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

這是他對於南派文學的攻擊，他主張文章當原本五經，曰：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書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方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

又說文章當尚理致，重氣質曰：

「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

他主張以質朴易文華，以散體易駢偶。後來宇文泰於西魏當國時，從蘇綽的話，謂誥皆倣尚書，乃大

變駢麗之習。從此以後，文筆悉依此體。文學革命乃告一段落。雖不久又有隋季初唐之反動，然至韓愈柳宗元出，大聲疾呼，摧陷廓淸，此種革命乃大告成功。溯其遠源，則伏機早在北朝，趙翼廿二史札記卷十五曾言之。

第三節　寫景文

北朝雖乏寫景的詩賦，而寫景的散文，則有甚美者，如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及酈道元水經注是最著的。水經作於桑欽，郭璞曾爲作注，至道元之注尤善。其寫巫峽曰：

『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於夏水襄陵，沿泝阻絕；或王命急宣，有時早發白帝，暮宿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綠潭，迴淸倒影，絕巘多生怪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淸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

寫三峽中四時風景，有聲有色，這種文字，富有詩意，簡直是散文詩。我們試讀李白『朝辭白帝彩雲

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不是就從此文衍繹而成的嗎？

第四節　總論

南北文學異同，李延壽北史文苑傳敍曾略言之曰：

『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尙，雅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淸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淸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

這段批評，可謂公允。若推其異同的原因，則氣候、地理、生物、風俗、禮教、及思想學術種種關係，言之甚長，非此種小册子所能盡說的了。